

光

卷七十四至七十六 譜牒

卷七十七 祭文

卷七十八 哀詞

卷七十九 啓 帳詞

卷八十 書 帳詞

卷八十一 疏

卷八十二 贊 偈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四

奉譜牒一

詠母請

誥命事略

崇禎元年九月

先祖諱順時其先出吳越武肅王家世素封會
祖父孤童中落先祖與其弟副使公力學奮勵
嘉靖己未會試舉春秋第一觀政吏部是冬奉
命餉遼東軍抵家未彌旬而卒先祖倜儻有
大志不屑為章句小儒焚膏宿火講求天文律
歷河渠兵農諸家之學提綱舉要薈蕞成書凡

百餘卷名曰資世文鑰蓋通典通考之流亞也其餉遼也從老成退卒問訊虜情邊事登關城望滄海酌酒賦詩慨然有吞胡出塞之思是時遼東大饑道殣相望人或謂先祖南人不耐苦寒盍待發春而行先祖曰吾一人寒其忍十萬人饑手抵遼中寒竟以此病卒年二十有九先祖母卞氏先祖背棄年甫三十先君生七年祖母截髮貯棺中以立孤自誓曾祖父性嚴重奉事惟謹庀治喪事必先諸叔曰吾家婦弗敢後也分財產戒先人無取贏曰若孺子弗敢先

也先君能勝外傳不假與顏色稍不如命則對案不食涕淚交頤居恒以綱嘗道義爲典訓曰吾願汝爲古人不願汝爲今之望人也歲時延請賓客省視故舊族戚閭里之窶貧者待以舉火推食解衣設糜掩骼咸脫簪珥爲之謙益稍長教以書傳每詔之曰吾欲效范文正公買良田爲義莊而汝父不能盈吾志也汝必勉之又曰我老矣正如俚語怕你做官時我做鬼至今思其言輒爲泣下謙益舉進士先君排纘祖母苦節草疏趣上之留中不報侵尋十九年遇

今天子霈恩得以及追榮之典而崇臺綽楔表厥宅里已不可復請矣嗚呼傷哉

先君諱世揚年十二三能闇記五經史記文選凡百餘萬言世授胡氏春秋收拾旁魄搜逖疑互既成以授學者學者咸師尊之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先君自念少孤思早自堅立以報母勤累試不見收而祖母違養蚤夜呼慕聲入黃泉銜哀七年以孝死先君志節激昂好談古忠節奇偉事每稱述楊忠愍海忠介諸公嚼齒奮臂欲出其間卒之日手定其所爲古文及所

輯古史談苑藏弄之以畀謙益且遺之言曰必報國恩以三不朽自勵無以三不幸自徇嗚呼謙益其敢忘諸先君嘗作輦隅子自傳其葬也宗伯宣化公誌之敢撮其大略以上史館

家母姓顧氏外祖諱玉柱山東按察司副使方正彊直以朝典治其家吾母在女氏已有儀法自歸先君以迨老不好戲笑不知游冶面不施粉澤身不御綺紈目不識優倡妖尼耳不聽吳歌瞽詞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與之言日夜課紡績教剪製機杼刀尺聲軋

軋然戚屬聞族出遨嬉必辟吾母有矜好炫冶者輒毀容敝服以見退而相謂曰何乃自苦或笑曰此笨人耳謙益免先君之喪數年不出母意殊安之曰兒了秀才事足矣乙丑坐闈禍削籍母迎謂曰汝無官吾有子矣闈鈞黨益急相驚追捕者日數十至母曰猶有天道汝必無恙蓋吾母莊敬閒止能識大體古所稱母師殆無愧焉

妻陳氏爲里中右族曾祖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其父與先君爲文社相狎也故以女歸於我妻

從我於諸生七年旣第之後從於倚廬者三年家食者八年用覃恩封孺人進封安人未幾被追奪之命朝夕洵懼者三年今年得復封誥親知相賀妻曰吾聞應山母妻棲止譙樓風雪中日不得再食賴天地祖宗之庇免此幸矣庸敢有他望乎謙益追理前事亦爲黯然出涕也

刻古史談苑目錄後序

先君子讀史之役始於萬曆丙午而談苑之成則在萬曆己酉凡四載而始竣謙益奉諱以還每發故篋淚淫淫不忍視里人郭春卿任是正

崑山張粵孟任梓又六年始告成事先君子之言曰吾讀正史如饗大官焉體節之薦充溢員方久而能使人憊吾讀稗史如嘗異味焉小蟲水草蜚吻裂鼻久而能使人荒是故稗而不史弗典也史而不稗弗志也吾取材於史借徑於稗汰平鉤異撮繁就簡不出瑣言碎事而天咫民則吉凶情僞之指意如指掌焉斯不亦史官之流裔而稗官之質的乎四年之中橫經籍書寸紙不遺秃管成冢子雲之手齎油素太沖之溷置刀筆以先君子方之無不及矣易簣之前

一日手自封識以詒謙益曰此宋人之遺弓也吾死無忘吾所爲殫瘁矣於乎謙益又何忍贊一辭哉循覽先君子所論次班范以前多采擷呂覽淮南及劉向所序諸書去古未遠資博而事約六代以後蕪文穢史手自繩削遂使甲乙之帳簿與腐爛之邸報字櫛句纂比於良史則先君子陽秋之筆略見一斑後有作者弗可誣已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是故勵德業者恒存乎旌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故辨貞吝者恒存乎物差善言天者必驗於人三世之事信而有

徵君子蓋雅言之故神達咫尺聞終焉語有之教
之春秋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先君
子豈徒託諸空言其亦春秋之志乎於乎先君
子甫弱冠卽以文章節義自負偃蹇數奇旣不
得出入承明申齒牙樹頰腋有所建豎於當世
而盛年壯志耗磨於博士家言以其餘力寄之
墳典編摩稍倦輒呼大白佐之酒後耳熱誦沈
攸之十年讀書之語泣數行下也先君子之論
著盡此先君子之精亦盡此矣謙益雖不肖不
能爲箕敢不惟遺弓之言是識於乎宋人之弓

其餘勁飲矢於石梁宋人殆不亡也後有讀先
君子之書而悲其志者無論爲史爲稗登諸劉
氏輯略之列將先君子之鬼默舉謙益亦死且
不朽萬曆乙卯九月孤謙益泣血謹識

先太淑人述

先太淑人姓顧氏外王父諱玉柱歷官至山東
按察司副使嘉靖庚戌虜薄都城選藩臬入賀
有威望者視師命下夜漏方四刻卽上馬去
按視訖日已旰矣逃傷者數千號哭擁門立馬
於門闔令從馬腹度虜退移疾請致仕嘗歎曰

活千人者必封吾其有後乎家居數年以嘉靖
甲寅十一月己未生太淑人於嘗熟之虞山里我
先公諱世揚曾王父贈刑部郎中諱體仁王父
嘉靖己未進士贈禮部右侍郎諱順時王母贈
淑人卞氏先公七歲而孤王母截髮自誓以者
於成外王父才而壻之年十七歸於錢氏後十
二年萬曆壬午謙益生後二十八年庚戌謙益
進士及第先公棄背後十年泰昌庚申用謙益
編修覃恩封太孺人後四年天啓甲子用中
允封太女人次年謙益坐閣罷歸奪封誥後

四年崇禎戊辰用禮部右侍郎封太淑人謙益
坐枚卜被訐次年己巳得白奉太淑人居五
年享年八十考終於內寢某年某月某日歸祔
於海虞山北市橋先公之阡於是哀子謙益哭
而言曰嗚呼謙益不天不死鬼神兇怒降茲酷
毒其又敢溢美攘善誣玄堂之片石重干天誅
謹按我太淑人之德行合於古之圖史所載信
而可徵者有七曰順曰莊曰貞曰勤曰儉曰仁
曰慈請言順曰我王母性方嚴太淑人肅共誠
至遇有譙訶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先公豪於文

酒中年坎壈縱酒霑醉丙夜叫喚太淑人匿避空屋中稍聞淪湯茗而進之先公急病讓夷不治生產太淑人黽勉攸助不以無爲解終不自以爲能事及其爲母雖箱篋瑣屑必白謙益不自取進止蓋太淑人之少也爲女而未嘗爲婦其老也爲婦而未嘗爲母陰幽坤從終身而已者也請言莊曰我曾王父暨外王父皆以朝典治閨門我王母禮宗也通曲禮內則文公小學奉爲典訓太淑人未嘗知書而闇與之合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與之言雖

大喜笑未嘗至矧雖盛怒無疾言大聲延見婦女色正而詞輯無貧富貴賤如一有輕脫陝輸者局促侍坐退而喜曰腰背閒釋去重石矣宗人侍御家有婚禮太淑人蒞事危坐達旦頭目未嘗轉動袿衣戍削若圖刻然四婢子夾侍如帷牆人莫見其面侍御歎曰此異人也每舉以爲法式請言貞太淑人擇辭而說擇地而蹈淡月不出閨闈經年不識聽屏不接游閒之女不近衽冶之尼耳不聽瞽詞吳歌目不識優舞童索戚屬族出邀嬉必辟太淑人有出閨之言相

戒勿令太淑人知也邑屋亡賴子弟約日爲亂鄰里洶洶徙居太淑人曰吾兒宦未歸義不當出門吾殉此而已宗老固以請太淑人曰必之母氏則可使其姪夏時御以如外王父故第三日而復每言之未嘗不追悔也蓋宋伯姬楚貞姜之事太淑人實優爲之請言勤儉曰太淑人習勞執勤晚寢早作旣饋以後六十年如一日也執麻枲課紡績賦事獻功有程有要寢門以內機杼之聲軋軋然刀尺之聲琅琅然也入其室椀枷必整枕簟必斂箴管繫袞井井然也不

耀珠翠不施膏澤不著方空吹綸之衣歲時賓祭一御新衣卽藏棄之陳衣之夕故嫁時衣猶有存者芥醢之醬桃梅之諸躬親擇治餅甑淨潔餘閣之奠皆手澤也居恒以戒暴殄知慙愧爲訓其天性如此請言仁曰太淑人仁心爲質合於佛之慈悲老之重積發一言惟恐傷人行一事必思利益人食不濡雞鼈行不踐蟲蟻日給食必先幼稚者時給衣必先老病者每置食必先計餽餘而後食糗餌粉餐必剖分之左右顧視恐有不滿於意殆佛家所謂減分布施也

宗婦乳母之類窮則養之病則藥之死則祭之
垂白扶杖哭太淑人柩前者過時而愈哀庶出
之妹歸嚴氏歸氏皆號咷隕絕同仁均愛此其
徵也請言慈曰嗚呼太淑人之慈至矣盡矣不
可以復加矣謙益生而多病太淑人之生母陳
老於錢氏與乳母共視保三人之命皆懸縗中
兒也謙益舉於鄉請於先公鬻故第以償債太
淑人勸爲之曰兒它日非無大宅者也鄰人轉
鬻故第我貧不能贖太淑人方食放箸而歎以
是知其始之挫情也謙益免先公之喪家食七

年太淑人安之曰如是足矣乙丑之削籍也太
淑人不戚而以再出爲慮戊辰之被讒也太淑
人不愠而以得歸爲喜每歡顏相慰勞曰吾老
矣汝作閣老何用落得今日母子團圓耳五年
之中保視甚於縗褰時復加一飯復損一衣不
在謙益而反在太淑人也饋醢芣羹手自調糝
遣侍婢視其食否以告逮彌留之前一夕猶是
也太淑人素堅強自持雖老能立語移日不欠
伸跛倚是歲上日壽觴初舉賀客雜遝元夕後
微告劇越三日而屬疾寢三日而革病不蹙噫

沒不嘖呻右脅吉祥奄然安寢子言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謙益之生也五十有二年而始免於慈母之懷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其免之之歲正月二十四日丙辰時加戌其免之月之日之時也嗚呼痛哉謙益狂愚悖直再觸網羅葦笥之籍同文之獄流傳洵懼一日數驚太淑人強引義命自安然其撫心飲淚惟恐見壯子受刑膠固未忍以告人也以太淑人之至德胡不百年驚憂促算豈或繇是惡子頑狠尚不從死然卽死亦何足贖嗚呼痛哉謙益三舉

子不育歸田之歲舉一子太淑人歿之七月又舉一子故名長子曰孫愛次曰孫娠所以志也孫愛之議婚於瞿給事之女孫也太淑人實命之曰人以汝故去官結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媒氏復以許中允之女孫告太淑人曰是先君故人之子也幸有次孫必昏於許孫娠生中允遺書許字如太淑人之言詩不云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謙益敘太淑人之慈敢終之以此歲在甲戌正月小祥哀子謙益泣血稽顙謹述

外庶王母陳氏夫人壙銘

夫人外王父山東按察司副使顧公諱玉柱之側室也實生吾母外王父卒夫人來依吾母遂老錢氏夫人生於吳趨無冶容出於單門言動不苟外王父以爲有儀法善事外王母劉劉視之如姪娣劉疾革便溲皆手捧之比歿蓬垢涕號三歲無鹽酪吾母舉子多不育謙益生託於乳媪夫人視保益謹兒夜啼夫人與乳媪劔之行促則趨緩則翔四足躑躅聲與兒啼下上先君時被酒叫喚夫人抱兒匿空屋嚴寒手不敢戰恐賊風感冒兒也謙益長而夜讀夫人辟績

易數錢置果食王母卞夫人閒賜糕餅案頭累累然與筆墨雜貯謙益目屬之雖欠伸不敢寢謙益舉於鄉夫人病喜而少閒旬日卒享年七十有九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也以歲之不易權厝於外王父墓旁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始克葬庀葬事者外王父冢孫夏時也夫人卒五年謙益中進士及第官翰林念夫人之勤於其葬也清淚徹壙書銘告哀銘曰烏目山龍澗水從君夫人窆於此誰之銘者外孫子丁巳長至莆田宋珏書石納壙

亡兒壽考壙志

嗚呼我先君與余皆單子余妻生子佛霖殤妾王氏生檀僧亦殤汲汲焉惟嗣續之是虞天啓三年癸亥以太子中允告歸八月生一男子是時吾母年七十湯餅之會與壽筵相逮遂名之曰壽考其母微也余妻與王氏更母之兒生而隆準豐下目光激射啼聲嗶嗶然親朋雜然視之無凡兒啼怖狀咸曰此所謂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者耶明年甲子余以諭德赴召兒幼不能從海啼呼索余輒往余讀書閣中指窻櫺

而號諸母羣譬解之乃止人從長安來必問多
好否且問何時歸也余聞而憐之又明年乙丑
逆奄用事盡剪除海內士大夫不附已者余首
隸黨籍除名以歸抵家乳母抱兒迎於門入而
拜母於堂家人慰勞恍若夢寐不知其涕之交
於頤也奄鈎黨益亟邏者錯跡里門余錮門扃
戶塊處一室若頌繫然兒扶床繞膝不肯跬步
離余三年之內風雨晦明幽憂孤寂余之於兒
如形之有影未嘗舍去又如良朋好友之在吾
前而金石玩弄之在吾側也孰意一旦去我而

死耶兒病疹法不當死庸醫誤之不禁糜粥病
漸劇已而藥之稍解矣復不戒食飲以死死之
夕便溲必起於床乳母曰若憊矣無自苦兒搖
首不肯猶自力強起反席未安而沒兒僅五歲
耳於死生之際若此嗚呼痛哉兒甫剪髮能坐
立岳岳如成人僮僕見之不敢敬視戲言雖童
稚能藐大人遇余執友若程孟陽李長蘅輩拱
手側立未嘗失子弟之禮歲時入影堂見先世
畫像必肅拜致敬指問某祖某妣依依不忍去
尤好禮佛及僧胡跪膜拜儼若夙習不好戲弄

每見古書名畫摩娑繙閱至奪之不肯舍孟陽
酒閒淋漓戲墨兒得一紙輒藏去特效之書窻
浣壁華亭董尚書過余兒出扇牽衣索畫尚書
欣然點筆兒注視不暫捨尚書笑曰兒欲竊吾
畫法耶余有古圓硯兒愛玩之一日問硯安在
王氏妾曰汝父苦貧已鬻之矣兒轉面向壁悽
然泣下余亦爲泣下嗚呼今早知兒寶硯如此
卽千金弗忍割也兒尤有志節梨栗之屬不色
授不肯取乙丑秋兒才三歲江陰顧道民以鏤
刻彌勒像贈兒兒不肯受曰是去年以絲燈遺

我矣當遺燈時兒尚未晬也兒每戲笑曰我必作狀元一日忽語余爹知我乎我錢福也自是輒自呼錢福歲餘乃已家人咸異之余既罷歸猶惴惴懼不免每自念卽死兒他日成立猶可奉吾母時時摩其頂而未忍言也丙寅之三月緹騎四出警報日數至家人環守號泣兒忽告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卽朝皇帝矣遂爲執笏叩頭呼萬歲狀又曰爹所朝非今皇帝乃新皇帝也新皇帝好新皇帝大好言之再四余愕問何以知之兒曰影堂中諸公公

冠服列坐樓下教我爲爹言如是僮應索綯坐檻上我叱起之詢之僮應果然嗚呼異哉是年七八月稍解嚴明年兒死凡四月而先帝登遐新天子神聖逆奄殛死慨然下明詔卹錄死廢諸臣兒之云若執左券而兒不得見也嗚呼兒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謂熒惑散爲童謠者耶其真吾祖吾父馮而儀之而錫以兆語耶兒能見亡人又與謦效相接豈其死徵耶兒死董尚書書來慰余以謂兒必名僧異人被謫而旋去者然與否耶兒能前知余之不死

與新天子裨聖而不能自知其夭折耶兒如
有知其將不以死爲悲而以言之驗爲喜耶抑
亦余之端愚悖直觸忤世網固當與逮繫諸君
駢死於東廠北司之間會有天幸懂而不死而
兒實代余以死也嗚呼其可哀也已古之喪子
者多矣白樂天蘇子瞻所謂達生知道者也其
喪子也未嘗不過時而悲而况於余乎孔子之
阨於陳蔡也其徒之不及門者未嘗不廻旋思
之而况於兒乎况兒之生於患難而前死乎余
於吾子哀則哭之思則夢之懼其痛巨以憂老

母則抑而止之余處於達不達之間者也兒如
知之其以余爲不及情者而已矣兒死於天啓
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新天子改元崇
禎之三月清明日在夏臯祖塋之旁其父謙益
爲書石而納諸壙

亡妹嚴氏孺人合葬誌

吳郡嚴柞子若妻錢氏先祖封禮部侍郎諱某
之孫先君封禮部侍郎諱某之女少保嚴文靖
公諱訥之孫婦試中書舍人諱治之婦也先祖
舉嘉靖己未進士文靖公爲座主先君少孤文

靖公召致家塾命中書爲之主中書生十子而子若其弟九子也故先君以吾妹歸焉妹之適嚴氏也中書初歿家貧多子不能具中人之產習勞執勤不憚夙夜叔妹妯娌列屋如鷄栖庭戶交錯機杼之聲相聞處之怡怡然閭閻然未嘗有違言詅語也子若習舉子不就性好聚書故家舊里冷攤小肆繙閱訪求如有弗得蠹簡齧翰蟬穿鼠穴裝潢補緝目眇手繭久之聚書至數千卷賈人多就鈔傳寫因以購得祕本營求貿易輾轉不厭其得以窮老自娛亦用此也

子若專勤書癖亡失衣冠有朱公叔之風性儉嗇數米而炊家人啼號掩耳弗顧吾妹乳哺子女支持婚嫁頭蓬不櫛衣垢不浣以其身爲席薦爲帷蓋者垂四十年嘗嘆且泣曰我爲勞人於嚴氏足矣不知何年了此債也崇禎己卯七月病暍庸醫誤藥之暴卒年五十有五吾妹亡子若忽忽不樂性理荒忽若不知人臥蓐三年癸未十二月卒年六十吾妹生子一人女六人庶男子二人女四人長子有翼卜以甲申二月合葬于鳳皇山之新阡嗚呼吾終鮮兄弟有異

母之妹二人先君愛其女異甚視其壻猶子也
先君既沒吾妹事吾母顧太淑人益親歲時歸
寧諸甥男女扶床繞膝吾晚而生子妹撫愛之
逾于己子也癸酉太淑人見背七年哭吾妹又
三年哭歸氏妹今又哭子若天之使余晚晚孤
特塊然久居此世者何也銘曰
葬從其夫銘從其妻終天之哀視此涕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五

譜牒二

故叔父山東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狀

代先大夫

錢氏之先始于錢鏗其後吳越武肅王始有土
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諱邁者其
子曰千一公諱元孫渡江家嘗熟之奚浦遂世
居嘗熟自千一以下至府君凡十二代府君之
先曰我王父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
中府君諱體仁郎中之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

元禎又其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泰自郎中以
上皆以節俠好施稱于四方公諱順德字道充
別號春池我王父生子五人我先君實維元兄
公于倫次爲中子王父少遭閔凶家業中落公
與先君掉鞅文囿思一大振起之易衣并食焚
膏宿火蚊虻嗜膚則納其足兩甕中專勤不懈
積數十年先君舉進士高第浹歲而殞嘉靖乙
丑公遂成進士趨駕歸省不應制策又三辟釋
褐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御史路楷阿分宜
故相旨曲殺直臣沈鍊論死新鄭再起欲盡返

華亭之政遂議出楷尚書以屬公公曰某所知
者朝廷三尺法耳不知華亭新鄭云何也卽
明公欲貸楷請無以不肖名署爰書尚書爲之
舌縮以屬他郎而楷卒從輕比焉癸酉慮囚關
中甲戌奔王父喪以歸丁丑服除公在比部繇
主事歷員外郎中端審奉法朝右有聲己卯六
年考滿陞湖廣嘗德府知府公爲政却美餘蠲
苛細櫛爬垢病惠養小弱定履畝之議田以上
下豐确爲差而黠豪者不得以避徭役復條鞭
之法民賦盡輸于官官爲雇役而民不擾嚴兼

并之禁歸流亡之民而戶口以歲益定儲穀之額每百里爲委積以賑凶饑而吏不得以取盈修堤堰繕守禦立保甲嚴巡警嘗德襟江帶湖地墊而役繁民多流離公至期年郡乃大治以王母趙太宜人喪解官歸甲申補福建興化府知府自十有二月至于六月不雨公步禱于蟹泉而雨明日大雨往復崎嶇衝泥陷淖父老夾道誼呼曰使君其乘矣郡人給事中方萬有爲作頌焉丁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嘉湖嘉興搢紳爲宗人婿者其舍人子叩頭迓公于廳

事公不憚請它徙得徙金衢道以病調簡辛卯補山東之武德道武德運艘要衝而所轄海豐霑化利津棊布海上與天津唇齒倭方躡朝鮮公蒐軍實繕板榦具舟車侍糗糧亟請于巡按御史曰無張皇無誇大修實備庀實事鎮靜以戢民戒嚴以待寇御史弗善也疏論公惟怯不任倭事乞徙內地公通籍二十餘年官不逾臬副又再得量移遂決計不復出巡撫趙公可懷薦公需調久次當超遷以竟其用疏下所司知之公服官廉謹計口食俸隨牒平進白首外僚

是故右公者或未必稱其才而嘆公者卒不能
訾其守王父性嚴重以朝典治其家公既登第
少拂意長跪謝罪至介賓客以請乃解生平動
止自矩未嘗有疾言失色蓋得之庭訓者爲多
居恒悛悛如老書生補衣角巾低首徒步食不
過二簋飲不過三爵堂無楹桷之飾室無紈綺
之御生平不以問學蓋人及其卒也發其篋中
之書丹鉛儼然標記錯互人始知其老而好學
也公之居鄉居官大略如此斯可謂之恭敬溫
文篤實輝光之君子矣初先君通支于五行之

學嘗語公曰吾與若法皆當貴然若當勝我我
患無年耳先君寢疾彌留劔七歲孤以授公曰
以累汝故先君之歿也公以小子爲子小子亦
以公爲父公娶于趙生三女子側室沈氏生二
男子長曰世臣次曰世顯後先以病夭公晚年
痛悼閔默疾病纏綿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
十二月初六日飾巾易簣終于里第享年六十
六公之幼子曰世熙其孫曰謙貞幼孺在抱奉
縗卽位呱呱之聲與號踊上下小子追話言之
在耳撫孤童之在髻送往事居俛仰再世日月

逾邁慚負生成嗚呼痛哉公夫人趙氏累封安人溫柔敬直式是嬪則撫沈所出之子逾于巳生沈亦有婦德事君夫人居寵益畏公之子孫稍長奉夫人之命將卜葬公于墅橋之新阡惟食小子毒痛馮塞不能文字庸敢濡血記事排纘梗概庶幾得請于君子以誌公之墓謹狀

從父弟忠甫令甫壙誌 代先大夫

從父弟長曰世臣字忠甫次曰世顯字令甫叔父副使府君之二子也初府君以隆慶戊辰釋褐已巳乞假歸生忠甫于徐州小名曰徐州辛

未官刑部生令甫于京師兩弟之生也相去僅三歲生同母長同師同補博士弟子員忠甫淑茂溫文有淑人君子之度而令甫性伉爽多才藝學書鼓琴習射度曲遊戲及之卽老于其伎者自謂弗如也府君均愛二子而尤屬望次子以謂能大其家萬曆乙未令甫病瘵卒年二十五戊戌忠甫病傷寒不汗亦卒年三十余老于諸生以春秋講授府君命兩弟從余遊余少失父以叔父爲父終鮮兄弟以兩從父弟爲弟而兩弟旣兄我又師事我孰謂皆去我而死斯柳

子厚所謂析余之形殘余之生者耶初府君爲興化太守爲兩弟占夢于九鯉仙手記其事畱故篋中曰余夢至里第次兒偃臥樓北窻下有老醫長身而髯者曰非得紅鉛奪命丹不可爲矣余緩步下樓長兒芒芒奔來以先君之命趣呼余余隨長兒入旁室中漆燈熒熒先君課兩兒讀甚嚴長兒從案上繙一帙示余裝潢潦草如市肆所刻時文者丹鉛塗乙相閒指其中一篇曰此人考第一卽中會元余諦視之而覺此府君所記占夢之大略也及令甫之病也有老

醫孫夢雲來自吳門長身而髯則所夢也診之曰草木之藥無所用之矣安所得紅鉛奪命丹乎府君爲求藥于金陵未至而卒忠甫後四年亦卒然則府君之記所謂長兒芒芒奔來者象兄弟之相追隨以逝也漆燈熒熒者象幽室也王父課兩孫讀者言當從王父于地下也而忠甫之卒也爲戊戌之三月顧太史起元首舉南宮其所試國學文字爲馮祭酒所賞識者忠甫求得其刻本以獻于府君府君手自標注命傳寫之浹日而忠甫暴卒然則夢中所云云蓋閻

記其死之年與其月也然府君占夢時太史尚
童稚人世之榮枯死生固已前定而課試之卷
牘點定之朱黃已顯顯然見之夢中此尤奇也
世之馮知死權悍然欲與司命爭者其亦爲鬼
神之所靳憤而不自知也於乎其可哀也已忠
甫卒之月嘗之郡城祈夢于韋蘇州夢小婢抱
一子曰此若遺腹子也驚而寤曰吾婦方有身
而抱子者此弱小婢也吾其殆矣歸而病卒逾
月果生一男子然卒天所謂遺腹子者獨兆忠
甫死耳嗚呼其亦可謂之妖夢已矣今甫生一

男子曰謙貞今漸長嶄然露頭角兩弟之葬也
余漬淚執筆以志其壙而又爲之辭以告哀曰
大均播物兮倣詭渺茫札瘥天昏兮大命靡嘗
吁嗟公子兮競爽翱翔顏色姣好兮被服煒煌
於乎哀哉兮今也則亡輜幃列列兮素帷雙雙
神理荼毒兮道路盡傷掌夢是踐兮漆燈告祥
從而父祖兮于彼幽荒追隨後先兮九京一堂
一人有子兮宗祏之慶祭祀孔時兮窀穸相望
惇惇我躬兮視天茫茫辭以矢哀兮訊彼巫陽
從祖父令甫錢君墓表

君諱世顯字令甫從祖祖父憲副府君之中子也我祖王父贈刑部府君有五子長爲我王父次則憲副府君府君有三子而君與其伯兄諱世臣者皆先府君以卒伯無子而君有子曰謙貞葬君於憲副府君墅橋之新墓君兄弟友愛其祔也異兆而相望成其志也初我王父舉進士無祿卽世病革劔先君以授憲副府君府君撫先君於孤孩克有成立迨兩從祖父之長也先君已稱名師宿儒有聲場屋矣先君以無兄弟移其友於從弟相愛不啻手足而從祖父

之視先君則師弟子如也當是時吾家方貴盛歲時伏臘文酒談讌羣從子姓相邀嬉徵逐者不下數十人君年最少才氣駿發出其輩行間相與品題人物商略翰墨皆娓娓厭聽酒酣以往自起度曲談諧雜出擊劔起舞坐客皆畱連不肯去而君又鯁介好直言慷慨急人之難先君尤篤愛之以爲真吾弟也君卒先君哭之慟伯與憲副府君亦相繼卒單妻稚子惇惇相吊先君傾身撫之壹如憲副府君之撫已也先君歿又十四年矣稚者日壯壯者漸老獨向之先

生長者邈然不可以復作至于衣冠賓從燕好
游娛之跡追憶兒童時蓋恍然若昔夢矣於戲
自高祖以至於玄孫所謂其初一人之身尊祖
敬宗而收族宗法之廢也久矣豈或今世吾家
之流風本俗可謂美矣其于古所謂族墳墓聯
兄弟之遺意猶有存者吾家自高曾以來孝友
之德表儀宗門其源深而本厚有若是耶深州
之李氏浦江之鄭氏以敦睦著聞者率是而行
其又何媿於戲其不可不念也矣君之葬也謙
貞倣古石表之制屬余爲之文恭惟君之生平

備於我先君之壙志而志行之抑沒而未章者
嘉定唐叔達已誌而銘之矣余不敢以再告而
吾家之流風本俗不可使其美而弗傳也謹而
書之以示後之人俾勿忘天啓三年閏十月從
父弟子謙益謹述

明旌表節婦從祖祖母徐氏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巡按御史楊廷筠言嘗熟縣故
民錢順理妻徐氏寡居苦節五十餘年鄉老列
其狀按驗不妄請得旌表門閭如會典禮部覆
覈以聞 制曰可三十六年四月符下所司行

事旌其門于所居之虞山里是年十月某日節婦卒享年七十宗禎十二年十二月葬于頂山祔其夫之兆初我會王父贈郎中府君諱某娶趙太宜人生五子長爲我祖侍郎府君諱某次爲我叔祖憲副府君諱某而節婦之夫諱順理者其叔子也節婦故工部侍郎諱恪之孫女積習禮教巖然殊異年十九歸于我未期歲而夫卒遂以死自誓越三載父母微風之曰夫死而無子則奈何節婦曰忍死以待應爲後者曰待之而不得則奈何節婦曰待之而不得我則死

之待之而得不得未可知而或有異圖也我則亟死之父母知其志決乃不敢復言又十四年憲副府君生中子世顯出後節婦節婦抱世顯于襁葆世顯夭復抱其子謙貞今謙貞實克葬節婦嗚呼艱哉我會王父閨門之教肅若朝典節婦雖寡眎滌濯羞腆洗勞以待旦靡敢後焉當是時晝哭不敢而況于夜乎會王父沒依憲副府君以老又豈知其子之無年乎夫死而嗣子未生毀容截髮煢煢顧影十四年之內皆死日也子死而藐孤未立單妻稚子再世一息十

餘年之內又皆死日也守節五十年而旌旌未
逾年而歿五十餘年之內節婦之爲生日者無
幾節婦之所爲方諸凡爲節者極難耳節婦長
身竦肩面如削瓜闔門與宗人言音節琅琅聽
之者皆曰丈夫也晚而好浮屠法長齋禮佛遇
內外親疎皆有恩紀謙益之娶婦也爲納采焉
其沒也羣從皆有分曰吾先姑之後也其敬順
惇睦知道理如此銘曰

曲房幽室白晝寒燈五十餘年節婦不生烏頭
綽楔添書青史後千斯年節婦不死頂山之巔

墓木有拱堂堂白日炤此孤冢

陳孺人錢氏墓誌銘

錢氏五王遠條葉吾祖偕弟起經術從祖副使
二子歿有孫謙貞仲不絕是生長女應一索歸
于潁川宜爾室皇舅太守登大耋旣饋欣喜加
餐食維虺再夢蘭未茁長懷似續心逼塞嫁時
十七今逾廿容華嫣然初日出諄諄懷憂語啾
唧如老成人古所恤崇禎戊寅七月七中庭露
坐星月白非雨非霧衫袖濕舉火視之殷朱血
此爲何祥兆非吉低迴自傷鈎掛臆明年盛夏

病中熱庸醫索命助鬼伯老祖母徐趨視疾猶
問七箸顧啜泣歸來夜半扣門急嗚呼哀哉永
分背炎煇鬱蒸焚赤日餘閣之奠蠅惡集清揚
端好不可識木匪狸首斂倉卒二女繼殞血胤
畢悍者不殲淑不福皇天老眼嗟失職癸未嘉
平甲子吉卜葬祖塋唯墨食霜天顛顛寒凝凝
祖母扶將叫臨穴從伯牧翁銘幽宅昭女賢明
命奄忽埋石千年永不泐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六

譜牒三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府君墓表

錢氏之先自吳越有國至文僖公惟演傳七世
而千一公元孫始渡江居嘗熟又四世曰鏞其
小宗曰珍公與余自是始分公諱岱字汝瞻鏞
之第八世孫也公抱淳稟和鍾美豐物具既醉
之五福極生死之榮哀登進士高第授書州府
推官秩滿召爲侍御史入踐臺閣出按齊楚子
孫趾美再世制科服詩書義府之訓襲青油暘

穀之盛是其貴也壯歲服官疆仕解組不試故
藝推以治生高臺曲池丹青錯迕琳宮仙館黜
聖彌望棖桷煥乎先廟發石被乎水涯是其富
也享年八十有二堅悍不衰度曲飲酒移日分
夜天啓壬戌五月廿二日其彌留之夕也猶與
客燕笑對奕飾巾就寢形神已離康寧考終夫
又何媿惟公明允沉寔弘亮端莊其在閨門也
正容率物動有恒嘗而必以豈弟爲德其在公
門也斧劈刃解舉無秕政而必以求生爲仁自
同氣以至于九族無弗卹焉自舊故以迄于媿

嫠無弗收焉貴勢熏灼而戶堂不絕夫饑寒年
齒篤老而禮貌不衰于寡稚五福之本曰攸好
德所謂惟其有之者與嗚呼公長才偉節騁足
仕塗中年牽累一斥不復以座主江陵公之故
也公爲御史八年未嘗有不次遷拜其在山東
歲所決囚不滿額江陵恚之顧亦以此知公江
陵故急才得公所上封事輒反復稱善江陵未
爲不知公公故未嘗附江陵也夫不附江陵者
公之義也江陵之能知公者公之材也江陵之
察也江陵功在社稷久而著明矣以江陵牽累

者雖不獲伸于生前亦可以白于身後矣蔡中
郎之嘆卓也柳子厚之附叔文也君子猶深原
之而況于江陵乎而況于公乎公閒與余言江
陵默然終日能一言徐定是非如昔人所以稱
王魏公者一日朝會中都畱守司官不候引奏
御史欲糾之江陵曰畱守不引奏也視朝儀果
然都門木中出火臺臣欲上聞江陵曰朽木能
生火也言者遽止公酒閒與余語萬曆初事媿
媿不休以此知公有心于當世者也繇此言之
謂公附江陵不知公者也諱公爲江陵所知又

豈知公意哉公之子湖廣副使時俊卜葬公于
湖橋之新阡旣食屬爲石表之辭余謹書其大
略而三致意于仕止之際辭繁而不殺焉不惟
以信于後世亦公之志也

鄭令人墓誌銘

令人姓鄭氏吳郡之崑山人族兄監察御史汝
瞻之側室也裔出顯肅本椒房之華胄祖惟文
康有林下之風氣麗水饒珠崑山多玉飛華落
藻是生令人幼有異姿若簪珠而衣縠弱不好
弄羞習禮而明詩秉簡贈藥國風謝香草之詞

竝宿雙飛家集詠竹枝之什年十有四歸于吾
兄宜其家室克受成福實命不猶無復小星之
嘆以弗無子載徵大國之祥瑤碧生堦旋珠在
掌花冠錦襴羅拜歲時綠幘傳鞞趨風左右徽
華播于生前高朗稱于身後嗚呼媿矣初汝瞻
乞身烏府樂志丘園壯心未灰餘年欲耗令人
妙選二八廣徵殊麗長袖短袿尺寸合度薄鬢
輕紅莊點應圖新歌子夜舊舞前溪靡不教以
屈折得之指授事昔治酒洗腆供具烹羊魚羔
以享賓客殘杯餘瀝以逮輝胞客賦旣醉主稱

未晞令人身襍傭保躬親庖湎庀治信宿供帳
至旦至乃親朋契闊飲博流連卜夜爲歡棄日
未厭碧綾委地糴輸滿堂絲奮肉飛釵掛袖拂
令人巡徼有嘗傳敕不絕緇簾繡幕膏火參差
突履曲廊柝鈴周匝機杼軋軋與歌版而下上
裙布垂垂雜舞衣而迤錯所謂雖富不驕能勞
有繼者與令人服事汝瞻自壯逮老寢食飽安
疾病診胝嘗自誓千秋百年必誠必信然後下
穿黃泉親拂螻蟻及汝瞻康強壽考而令人寢
疾彌留顧影而嘆吾其已矣幸得歿于主君之

手不幸不獲信其婦孺之志白骨旋枯丹誠不
沫惟有長依魂魄矢報窮塵耳淚承于睫視不
受含年才十有十嗚呼恹矣擁髻視燭通德
之末夕悲涼無關存歿方幅齒遇絡秀之餘年
告誠但爲家門豈若易簣之頃終戀所天如結
之心攜之入地斯可謂上流嬪人賢明貞順者
矣時維玄月禮當大歸指舜華之禮豔未謝青
陽掩玉樹之青葱長埋黃土益也忝居南阮叨
燕西園酒後耳熱感餘論於綠衣送客畱髡詫
狂言於紅粉數峯江上如聞湘瑟淒清六曲屏

前空見思公惆悵不辭授簡敬撰刻文用以相
哀匪徒獻吊云爾銘曰

椒風兮分華蘭蕙兮遺響須女兮斗旁張星兮
河上秋風急兮白楊送美人兮北邙青溪水兮
繁霜落魚山祠兮春草長朝雲兮暮雨詒明珠
兮雒之浦歌余詩兮浩倡長芳菲兮終古

族子純中秀才墓誌銘

純中諱文光與余同姓於世次爲族子純中之
父曰虞江翁年十八居海上爲倭人虜去福船
俘之以歸反接坐纛下翁大呼噉天曰我嘗熟

鹿園錢氏子也主者訊得實牒而歸之出贅於江陰徐氏依女家以居生純中所居鄉曰楊舍去繆詹事西溪家二里而近西溪年少負盛名不可一世聞純中孤貧好學延與同硯席長相優也純中亦用西溪有聞於時純中攻於舉業其視科第猶掇之也博聞強記爲敘記哀誌之文於當世所稱文章家往往能割剝馳騁與相下上爲博士弟子員垂五十年生產日挫資賣文以爲活其子姓食指日繁與其兄之孤嫠衣食百須皆仰給於十指以故其窮益甚志氣日

益無聊賴竟加老病風以死嗚呼可悲也純中深目多髭意氣嶽嶽見貴人未嘗相下奕其爭一子至推枰揜袖不已口所欲言視人有諱避之色故大聲出之其人頭面赤腫弗顧也天啓丙寅西溪以奄禍死純中嘆曰吾與西溪俱生嘉靖之壬戌今六十有五年矣彼已得死所吾不幸以不材全其天年將安歸乎病風劇手足奇右使其子扶掖見余語不可了時以指畫几其子傳道其意以爲不獨自悲其窮蓋亦傷余之不遇也後西溪之亡三年崇禎己巳十月卒

後三月妻周氏亦卒辛未二月合葬涸岡西之
祖塋余少侍先君與純中相識比上公車西溪
語我曰純中孝友篤至今之壹行人也歸而質
之先君先君以爲信銘曰

君嘗從余遊於帝京紫宮雙闕瞻彼穆清周覽
禁苑漸臺神明縱觀輿服流睇觚稜二京三都
心維目營貫酒燕市驅驢五陵憑高吊古悲歌
涕零歸而著書贊我皇明列傳七十草創一經
故紙敗筆點竄欹傾事雖未揆厥志亦宏荒郊
平田原隰從橫纍纍蓬顆埋此俊英嗚呼刻辭

永閉幽扃

族兄觀伯錢君墓誌銘

吾先君作聲隅子自傳有友六人焉族世父無
登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繼科飲酒賦詩慷慨善
談論余六歲就傅先君請爲童子師王母卞夫
人笑曰若爲兒擇師乃自覓酒伴耶先生生日喪
明教授弟子數人其長子觀伯偕來講授余捨
所授書越席往聽觀伯與諸弟子皆日笑之余
心知其爲少我也當是時觀伯長于余八歲頗
然長身余才與書案等耳後數年觀伯與余爲

文會方其據案俯首經營攻苦風炎日燥筆墨
憂憂然余從旁掣紙捉筆謹叟相亂或指目其
額汗眉蹙以相嬉笑觀伯張目疾視不接一語
久之盟噓不可耐亦所然一笑也又數年余與
諸名士爲竹林之遊遂罷去觀伯始補博士弟
子員家益貧讀書好古修君子之行悒悒不得
志以死天啓六年十一月也年五十有二宗禎
九年十一月觀伯之二子龍躍龍惕卜葬于羅
墩祖塋之昭穴啓前母吳氏之權厝祔焉哭而
謁銘於余嗚呼余猶及見觀伯之成童以迨於

壯而老死又見二子之續言厲志克有成立以
葬其父則余之閱世亦已老矣追思五十年事
話言嬉游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弃蓋不獨
中年親友取次凋落有酒闌人散之感而余之
衰遲慵墮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爲尤可
嘆也觀伯諱爾光裔出吳越武肅王自千一公
始家嘗熟傳八世爲探樺公諱元祐觀伯之高
祖也觀伯與余繇是而異銘曰
孰穿匪坎孰隱匪阿瘞銘斯石君有則多

嶧縣知縣何府君墓誌銘

府君何氏諱允濟祖諱墨父諱鉉邑之甲族也
萬曆戊子以國學上舍生中應天府鄉試五上
春官謁選知東兗之嶧縣事左遷授雲南幕致
仕年六十一而卒夫人錢氏山東按察司副使
諱順德之女謙益之從祖姑也後君十六年年
七十八而卒將合葬其子珩枝奉府君之墜言
乞銘於謙益於是小子謙益泣而言曰於乎我
先君幼孤移其孝於從祖視從祖姑猶親姊妹
視其夫猶親姊妹之夫而我先太淑人之于夫
人則親嫂婦如也吾于君與夫人少而有記焉

長而有見焉老而有痛焉其弗忍以不之志也
志吾之所記者曰吾爲兒時王母卞夫人無恙
君與夫人歲時伏謁羣從中表畢集皆鮮衣盛
飾從容歡讌君身衣補衣俯躬低視間一齟齬
而笑未嘗至矧先君字呼之曰商楫兩眉閒幾
何著多許徽纏耶卞夫人亦曰何郎姪姪修謹
大姊談笑大噓如雄快男子是亦一反也吾之
所記者如是君與夫人之生平其可知也志吾
之所見者曰君好詩耽禪大書于壁以高達夫
何次道自況吾少與珩枝同學君時時相就劇

譚閒發狂言柱其口亦所然不色忤也北上公
車舟行出嶧境嶧多盜君戒驛徒干楸降顏色
好詞誣諉之比暮擊柝聲寂然各鳥獸散矣問
其政計口食俸決杖不過十見上官愬民窮盜
起其容有蹙如與家人絮語竟用是左官家產
日落與夫人廢箸析居里人皆嗤君拙宦而亦
知其非貪吏也志吾之所痛者曰府君後我先
君七年卒夫人之卒也後我太淑人四日耳天
降割于我兩家死亡彫謝如笋之旋圻其籜二
三稚子衰麻哭泣熒熒相向則皆蒼顏白髮矣

當吾之舉進士入史院也府君需次長安賦霖
雨篇以張其事再罹鈞黨之禍屏居奉母未嘗
不有愧乎其言也吾每侍太淑人念夫人有子
而貧輒停箸嘆息吾心多懼凶又惟恐不得如
夫人之子嘗在母前也繇今思之所愧乎府君
之言者已矣所羨乎夫人之子者又豈可復得
哉嗚呼小子創巨痛深于君夫人之葬假茲石
以告哀毒痛憑塞序而終焉所爲至哀無文者
乎是爲銘墓在嘗熟縣東之宛山今年實崇禎
陸年

陳府君合葬墓誌銘

府君姓陳氏諱欽光字唐父其先自閩候官徙嘗熟以國子監祭酒諱寰者爲祖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諱察者爲伯祖以南康府同知諱堯仁者爲父南康娶瞿文懿公之女府君瞿之自出夫人朱氏工部主事諱寅之孫監察御史諱木之子也生男三人伯曰治體次曰治猷曰治揆女子四人其次爲余妻累封淑人孫男女十五人曾孫男女七人府君孝友順祥長不滿六尺低首俯躬語言妯妯然少學於元舅太僕公

鏃礪志節侃侃如也宗人使盜殺其從弟橐金行賄府君叱去之夫八長身魁形警咳如偉男子縫紉烹飪勤勞不懈旣饋以至偕老無迂色無違言宗黨之人咸以爲媿德也我先君通敏彊博爲世儒宗長于府君六歲賢府君而友之酒食徵逐披見肺腑故次女歸於我余成童與伯子爲文社在塔院之荷亭府君莅焉余甫削藁上浮屠穿廊廡叫囂跳擲日下春歸院伯子猶刺促硯席間府君手余文巡其坐而數之曰若嘔出心肺得錢家郎一言半句乎若何不承

其餘竅乎既而夫人送酒殽相勞且譙且數刺
刺不少休燭跋而罷院僧環聽竊笑以爲嘗府
君爲文攻苦振奇搢擢胃腎年五十二才得試
鎖院歸語夫人吾生平望省門向西而笑今得
快意矣日相度旗竿何向燕饗何所戒夫人庀
羊酒以俟已而寂然煩寃結轡意不自聊病不
良食明年庚戌余及第報至爲解顏少食粥糜
閏三月十二日遂不起夫人後府君八年卒年
六十有六府君握文勵志蚤夜呼憤思繼其先
世及外家之緒而不可得比其老且病矣聞余

之獲雋而喜以爲猶于吾身親見之也今余荏
苒遲莫頽然一老書生不獲立王功活生人以
盈府君之志死者如可作也其所自爲攢眉者
安知不輾然一笑而其爲余開顏者又安知不
喟然三歎乎嗚呼其可悲也已以歲之不易家
門之陵替府君權厝淺土夫人尚在殯宮以崇
禎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合祔于頂山之穆穴
淑人率其弟姪跽而請曰夫子銘矣嗚呼余何
忍不銘銘曰

將將蘭綺峙高門兮天作好合叶朱陳兮鸞歌

鳳舞歡友賓兮舟藏樹靜日西淪兮蘭芳蕙問
委窮塵兮頂山之墳既固安兮光氣熊熊宜子
孫兮夕雪掩路晨雲也兮望彼列楸涕霑中兮
總角獲見眷嘉姻兮懷舊東武愧安仁兮刻詞
好石訊千春兮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七

祭文

祭文

萬曆四十四年庚戌朔越十日具官

錢謙益謹述

夫少

神曰

九鼎朝

我皇

車猶之不

城覆師勢如燦
沉靈瓌不開羽書警
及卿士目瞋口張象
搖主伯懼臥僕夫號
咀或叩不堂有克人
壘大夫之氣嗟余小
瘖欲懇說信不戒助
公岳墳宰木定不湖
風肅然素旗餘事而
祭趙三肅公文十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九月朔日巳亥翰林院編
修錢謙益謹以瓣香之儀致告于明故資德大
夫政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謚端肅趙公之墓曰於乎昔在我祖受知于公
遇以國士拔諸孤童哀哀我祖一第早夭公悲
祝予涕泣傾倒我祖雖歿遺跡粲然感恩知己
有詩卅篇追我先人拜公馬首故人稚弟厥愛
孔厚昔我童牙嬉戲徵逐大母教我無忘端肅
老者木拱稚者髮白耿耿斯言猶在宿昔今我
銜命掄材于泐跂望濤江我心如折敬遣一介

拜公墓次問公子姓告以舊事惟公明德如岳
如山我抄國史如識面顏庶幾夙夜黽勉終古
用以報公亦念我祖嗚呼尚饗

祭傅文恪公文

萬曆辛亥我師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定襄
傅公卒于京師之邸舍其門人錢謙益方在苦
塊爲位而哭行心喪之禮既免喪浮湛里門又
七年所復就班行 今天子改元之歲奉簡命
偕屯留暴給諫往典浙試既歲事始得遣一介
附給諫以入晉謙益乃洮頰炳蕭望拜稽首爲

文以告于吾師之墓下於乎哀哉昔在丙午獲
登公門遇我國士付以斯文曰我得子可謂弋
獲如陸得愈如歐得軾載上公車拜公邸舍長
其羽毛借以聲價吁嗟末俗限隔勢位舉主門
生儼然相吏惟公于我德音孔咸乃授几席乃
親杖函僕隸謹迎家兒掣曳不辨主賓况乃師
弟我舉南宮公笑筦爾非我實賀乃爲國喜麻
衣如雪嚴霜夏零唁兼以勞愀涕交并虞羅高
張宦海喧飀我旣銜恤公亦念歸公書告我長
安碁局拙工斂手旦晚初服歸未再碁俄得公

計創痛因仍噩夢錯迤荆棘布地風濤稽天沉
沉故園一曠十年敬走一介拜公墓門陳根幾
宿漬酒尚溫哭不憑棺奠不親竿臨風告哀有
淚如寫嗚呼哀哉自師之沒星霜遙遙歲將一
紀代更三朝朝著鼎新班行嗔咽人材日凋
黨論未輟東方小醜訐我全遼兵餉鈍敝徵輸
繹騷我躬不閱惟憂用老滄海橫流歎彼腐草
寸心如折盪以告公沒而猶視公神所恫我心
雖長髮已種種三組無聞一官猶冗感恩知己
先民有言何以報公不辱其門嗚呼哀哉尚饗

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正月十七日乙亥吾
師高陽少師公殉國報至越翼日丙子其門生
錢謙益爲位于墓次之明發堂製加衰之服率
稚子孫愛拜而哭之越三日戊寅謹具特牲之
饗昭祭于吾師之靈嗚呼戊寅之冬奴陷高陽
謀報聞至旁午未詳我前知公就義已審中心
如擣退哭諸寢流聞錯互傳遽梗塞如魚挂鈎
耿介胸臆疇昔之夕邸報北來公死信矣嗚呼
痛哉山川北流尾沒勃碣公生斯世一柱硤

羯奴何人而敢余侮圻我地維折我天柱箕尾
黯黯斗極矇矇將相兩星齊隕崆峒日食三朝
熒惑在廟野熊嘯邑祆火震礮蝗飛川涸不令
不寧天用漢法移諸股肱身塞災青以奠九州
奴刃如飴上尊養牛嗚呼哀哉公初出鎮畫關
爲疆赤縣黃圖寄命堵牆奮袂抗議屹如泰山
誓復河西以保危關經營華路儲峙糧糗奄有
寧前以及錦右戎索稍定奄禍遽興晉陽之甲
蜚語沸騰緝緝羣小馮奄逐公羯奴拊手酌酒
河東公再出鎮畿輔踐蹂遼師驚奔如逐瘵狗

呼吸定變徒手單車倒戈入衛關門晏如巖疆
復宇叛人獻馘露布晨馳都門晝闢奴焰孔熾
倚公長城綸閣虛席鋒車急徵奴警解嚴視公
贅疣一肘後掣衆喙旁咻任重權分功大失少
角巾歸里未厭羣小天門蕩蕩雷車殷殷愁置
一老以膏奴吻羣小鋤公如根如莠羯奴何知
爲彼假手子期割心弘演納肝千秋萬世同此
寸丹入相出將取義成仁魯公晉公合并一身
公歿之日屋廬蕭然左圖右書蕩爲雲煙輦輪
捆載今復何有藉手羯奴閒執讒口闔門殉國

未悉幾人故知從公竝侍帝晨白首門生未獲
死所臨風告哀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丙子門生錢謙益
哭我師高陽公于墓次之明發堂爲位而奠焉
士友之來吊者拜焉已而疑所服心喪三年洙
泗以後未有聞焉我未之能行也唐制爲座主
齊衰三月宋蘇軾之喪張方平也亦然本朝不
爲座主制服倣于唐宋之間其可也於是服齊
衰三月越四月十九日丙午始除服復爲位于

斯堂陳庶羞清酌之奠而爲文以告曰公之殉
國于今改年自我制服莫莢三遷心喪慙古純
采違衆齊衰三月倣彼唐宋日月不居我服斯
除我心悠悠式傷且瘵公之云亡 當宁閔惻
三靈震驚四海嘆息公之完節 上帝所畀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彼何人斯別有肺腸讒口囂
囂訛言孔將絕倒慶幸柳榆罵詈稽首羯奴頌
以天吏蜚語流傳謗書沸騰糞擲蟾蜍矢集青
蠅方叔元老再鎮危疆定我戎索驅彼犬羊威
名燁赫羯奴所忌彼何人斯與奴合契勃碣傾

北山海墮東奴賀塞外彼賀域中公神在天駟
乘三后參旗導前雷車殿後受命於帝所汎
埽羣胡朝蹂歷城夕覲幽都嚮誅羯奴告成于
帝朱書鳥篆刻銘雲際視晝瞑夜舒雲握風
視彼讒人眇如蟻蠊伊余小子才薄德輜惡言
禦侮媿彼仲繇堂堂白日煌煌青史不負師門
庶其在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御史曹公文

崇禎七年九月甲子具官門生錢謙益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曹公

之靈嗚呼公居諫垣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鈞黨
成風惟公公忠彊直昌言折衷誓欲渙論訛之
羣疏道學之禁使正人君子拔茅連茹相與扶
國運於昭融公去而黨論不可復挽朝廷遂爲
之一空及其再出黨禍蘊崇椽人負嵎小人乘
墉幸脫屣之云早幾不保其一畝之官天開地
闢閹孽蟲蠱萃宮鄰與金虎集矢鏑於薄躬公
在憲府扼腕奮筆余得脫於羅網而公遂不免
羣小之匈匈遡國論之翻覆二十年餘俯仰三
變而公皆身當其衝忠君愛國憂心忡忡正色

寡言大道爲公樂善類之應求信聲聞於鼓鐘
嗟讒口之描畫終不能抹殺其清忠公之在朝
國論有所楛柱人才有所芘依而小人闔寺有
所畏憚而未逞其毒凶公之去國維蜀之籍滋
多同文之獄交作而狡夷流寇皆接跡而內訌
公今已矣朝亡元龜世失砥柱而國之元氣渾
淪磅礴獨全歸於鴻濛嗚呼哀哉已巳之夏我
車載東出祖於郊有墨其容閔世道而三嘆匪
興愾於飄蓬追陳跡於六載恍昔夢之攪宵儼
觚稜之在望撰杖屨其奚從緘哀辭兮千里寄

老淚於秋風

祭南昌劉宮保文

維年月日具官錢謙益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先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劉公之靈曰昔我光廟明日達聰
朝入翼室夕而相公政決壅河士起死灰謹呼
鼓舞如風如雷先帝知公可託冲子臨終之
命親憑玉几宮鄰膠結婦寺披猖重陰積霾籠
蔽少陽公率諫臣定策樞前手捧旭日出於虞
淵國論喧呶夷氛孔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自

昔權奸衡執國柄驅除元臣周恤顧命逆瑾作
難先去雒陽逆賢之焰逐公始張正人在朝國
有網維如坊止水田者不知及其一去若決大
川誰能捧土塞彼滔天聖明御宇號咷博求番
番黃髮國斷王謀風波喧逐檣傾楫墮長年三
老袖手安坐有黨有讎人或杞之何辜于天俾
不憖遺嗚呼哀哉 神宗末年黨論弘多詞垣
有人咸離網羅公曰善人國之元氣正色直詞
出我衆忌閣訟再起公爲國恤扼腕填胸恨不
我直我於朝著如鴻一毛公之寶之和璧赤刀

豈無公望豈無卿才曰一个臣公何愧哉奄種
蔓延黨禍沸騰海宇瘡痍陵廟震驚古之蓋臣
視不受舍公雖長寢憂心愴憚溫公病革夢語
頻繁陶公之歿豈無話言千里寓詞揮淚如雨
何以報公一慟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文介公文

歲丙子之孟陬兮春氣奮而青陽哀夫子之北
征兮載元氣而上翔天門闕而誅蕩兮中宮雲
其景光排玉戶而撼金鋪兮謁神祖于瑤堂
嗟宮鄰之盤互兮值金虎之披猖童謠倉琅於

尾鷺兮優歌枯菀於特羊選巫咸而叫帝閭兮
灑血淚之浪浪策書夕出於禁闈兮青社朝分
於雒陽仙李盤根於奕葉兮桐圭蔽蒂于扶桑
神祖揚靈而慰余兮覽余情之信芳下天街
而躊躇兮顧帷幄而慘傷退致命於 皇考兮
哀天壽之弗將雉羹斟而莫饗兮何蜺形而第
裳龍胡相逮於下土兮馬劔高懸於尚方指皇
天以爲正兮誠不忍見白日之蔽壅靈旂紛其
下上兮儼 大行之在傍飄風扶其輪轂兮雌
霓連蜷於袞裳梟揚白虎先後而陪扈兮望豹

尾之茫茫厲天津而橫度兮限析木之無梁盍
歸來乎箕尾兮列東維之舊行九子睽而斥絕
兮教客哆以簸揚仰閣道之迢遙兮憎卷舌之
光芒觀車騎之滿野兮誰策馬乎王良指街北
之旄頭兮睇苑東之天狼耿河漢而獨處兮終
抱恨於七襄重曰浴蘭兮沐芳佩瓊琚兮升君
堂君之堂兮幽幽奠桂酒兮陳柘漿日晚晚兮
君不御期夕張兮夜長靈之來兮儵而逝旋回
軫兮帝鄉登端門兮太微掉帝車兮中央齊氣
候兮台階和陰陽兮戴筐空貫索兮垣墻撫天

梧兮攬槍燭玉燭兮暘永風降四時兮嘉祥竝
傳說兮漢津應南極兮壽昌

祭唐太嘗文

吳會之間參錯俊髦儒林文苑蔚如牛毛其書
滿家行汗牛馬謏聞動衆著述或寡我得公書
輔世二編俛讀仰思其人儼然上窮掌故下逮
蒙古如醫有錄如碁斯譜病在膏肓良醫出走
一著之差國工斂手諒其實虛決彼明昧如丹
如青以著以蔡我讀公書昧昧以思公之爲人
我亦見之氣雄九軍目營四海匡時力阻報國

心在蜩塘內沸戎馬外訐番番黃髮痕瘡在躬
搖手不得轉喉觸諱慨當以慷憂或成畏苦心
沉沉託之寸觚摹此前哲教彼後夫於乎公乎
今其已矣長編猶新九京誰起伊余與公素昧
平生勞公記籍問其氏名蟲刻徒勞馬齒滋長
何當于公而辱嚮往嗟此哲人未奉緒言歿思
典刑在願執鞭先民有言讀書尚友繫我于公
接跡已久申寫夙心跪而致辭如與公言公其
聽之

祭翁太嘗文

君少執經于我先子君居函文余嬉稚齒著履
加膝捉筆書几顛倒裳衣狼籍文史君不余嗔
頷之而已時或眷然顧我則喜君爲鄞令冠帶
陸離盈盈雅步宛宛容儀余方駘宕幼而服奇
蓬髮歷齒不介而馳君笑顧我如髻齒時呼我
英妙勉我下帷余偕計吏君官夕郎握手道故
推星閱霜興言負笈念我倚床釣游儼然况乃
門墻引滿爲壽感嘆相將伊余通籍閔凶遽臨
冰雪距門哀猿叫音風濤相逐歲月滯淫我思
古人考槃在吟君躋首垣陟于卿寺休沐言歸

把醖相視契闊過存雜坐讌語流連故舊問訊
寒暑觥籌迴翔令章容與人醒夢夢君醉楚楚
余顧而言君其鼎呂是亦爲政何必遠舉納言
甫推賀門攸萃不燕于堂胡哭于次明旌低昂
拭眼疑寐單杯親筆髣髴殘醉於乎哀哉九閭
沉沉奏囊交趾君爲勞臣僂俛左掖如涉洞庭
飈衝颿激魚龍湛浮上作霹靂長年三老不震
不惕亂流而濟粘天浪息奉嘗清卿雍容媛姝
周道如矢範我馳驅回視中流揆柁號呼如旅
獲歸如負驟蘇大限俄窮莫騁修塗不躓于險

而躓于衢於乎哀哉君弟畜我實自童蒙余慙
昌黎事實如兄余鈍而頑君駿而通飛鴻雛鷩
厥喻則同余序疏草擬于文莊斯論倘篤君爲
不亡于祭告情纏綿惻愴靈其降止愾焉尸堂
尚饗

祭王二溟方伯文

惟兄與我戚屬中表兄弟畜我申以朋好心跡
因依肺腑傾倒兄爲松栢我若蘿蒿兄在先朝
郎潛已老我官詞垣載筆授討日旰車闌霜寒
馬早邸舍蕭條禁鐘縹緲彷徨官燭流連清醪

客衣欲單旅飯不飽互裝絮綿迭饋鱸菹仕路
喧逐物倫苛矯鈎黨刺促憂心悄悄兄如復陶
卷舒馴擾我如箕帚動被屈撓過從歲時慰勞
昏曉嘆息風塵信誓衡茆征蜀之役兄出南道
禽其渠帥以殄蠻獠有功不伐捷書莫致隨牒
平進回翔窈糾金盤火齊高牙大纛何當日營
徒有頭掉年至懸車碩寬獲考三徑嘗闢一室
自埽築室面山浮堦引沼詩成綺靡曲度懊惱
徵歌激越選舞僂僂晷增日促燭繼月皎百年
何幾而遽不保二品非榮八十猶天嗚呼哀哉

我困蓬藿黨禍未了銀鐙牽連網羅搜攬兄過
執手爲我心標感懷賦詩憐我纏繳迫我言歸
音塵杳杳笑言髣髴夢惻惻手簡盈篋殘詩
在藁每一念及淚漬懷抱蕭蕭朔風飛飛丹旄
辭其旅室歸彼域兆奠此一杯以當祖道榮名
何之物化非寶敬赴素車敢負宿草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于惠生文

惟我與君定交晚晚疇昔之歲過從繾綣邀我
園林燕我池館妙香滿室乳茶傾盞橫陳尊彝

傾倒篋衍最秘惜者華不注卷煙巒雲樹髣髴
在眼楚醪和鮮吳羹挈飯露雞清烈子鵝永雋
華酌旣陳清言徐展上下騷壇揚扈詞苑有難
必訓無和不反晨花日傾夕竹露泫班荆語長
刻燭晷短君爲昕然顧語小阮蘭亭栗里斯會
非遠詠君歌詩綺靡蹕緩香奩艷冶玉臺婉孌
溫李新聲徐庾舊撰志士失職高才連蹇轍魚
過河轅驥下阪漢妃嘆盈湘娥淚潛桑者閒閒
棗下纂纂晚就我謀有書徑寸自悔少作請循
其本顧我夢夢其顏有赧猥以枯竹負此青簡

伊余衰暮見抵罷免老屋三閒衡門兩版得君
慰藉忘我蹇產承君之計回環自忖天不憖遺
我老無伴凶星纏綿風波搖演餘殃奄及能使
君殄申戒烝徒勿俾我善君方大歸我又病瘡
抒詞告哀酌以一醖漬酒有時豐碑可纂庶幾
陳根伸此悃欵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元晦母王夫人

維年月日某等謹修生芻之奠敢昭祭于徐母
太原王氏夫人之靈曰于維夫人克媿德門珩
璜比德榛栗告虔娠賢振振起家藹藹鼎養滋

豐蘭綺未改受茲介福既壽而康杖而唾遠視
則履強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勉薦滑甘謹覓梨
栗八十五年飲醇含飴飾見舅姑優游大歸樂
樂元晦呼號罔極僕御助哀閭里嘆息自母有
疾于今二年不櫛不翔鮮或墮言嘗藥蜚吻滌
踰龜手便溲枕藉禱祀望走云何百年大限不
回圻子于裏奪母于懷嗚呼孝思曷維其已子
如元晦斯則可矣我思古人囊身置楮豈不重
氣曰有老母勿謂任俠言不中程不許友死載
在禮經小人有母甘毳罔效或聞而危苟訾以

笑登母堂宇拜厥几筵孰不爲子能不潛焉母
曰子兮無然涕淚仔肩我孤以永錫類靈如愾
焉至止徬徨何以昭祭永言不忘

祭姚母文夫人

昔在甲辰始識孟長如古定交杵曰之傍夫人
聞之爲具酒漿高歌擊節意氣慨慷酒闌燈灺
襍被對床過從信宿日移夜央談圃樹頰文戰
掉鞅秋風矯厲寒星角芒夫人欣然恕其瞽狂
列在猶子許以鴈行自時厥後燕游孔嘗樞衣
拜母酌彼兕觥鏃礪道義切磨文章响濕濡沫

蛩巨扶將相繼通籍班聯玉堂譬彼花鄂前輝
後光追趨禁近委珮成行退問起居欣欣樂康
夫何不吊零此嚴霜惟堂舍扶匱嚴裝逐子
不返將母則亡哀哀廣柳蕭蕭白楊回風漂搖
懼靈閉藏四序斂擎五音奏商禬禬孝子削杖
瘠傷羣鳥助哀百草不芳伊余屏廢在天一方
奠不親羊結轡中腸嗚呼哀哉天運險易物情
燠涼惟此恒德亘古爲綱閭闔之門表厥宅坊
烏頭雙闕漆書煌煌母師之訓凜于珩璜如眉
山母羨彼范滂舜華朝榮蜉蝣夕僵天寒澤凍

物齋集卷之七
松柏彌昌禮宗女表令問令望大書深刻俟諸
瀧岡無曰遼遠視天夢夢靈其緩鞚醕我一觴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八

哀詞

潘僉事哀辭

并序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王師敗績于建夷僉事保
安潘君宗顏死之君舉癸丑科進士官戶部主
事會建州夷佟奴兒哈赤犯順襲我城堡殺我
大將君上書閣部極言援遼破虜調兵用閒之
計浹旬凡數十上皆不省奴遣歸漢人以嫚書
遺我君讀之毛髮盡豎以謂二百年豢養屬夷
一旦稱國稱汗指斥南朝妄引天命堂堂天

朝受其詆媢不敢出一語詰責邸報發鈔傳布
遠近辱國損重莫甚于此乃草檄數夷十二罪
奏記閣部請亟行之閣部以爲迂格不上迂君
者之議以爲 朝廷顧惜大體不當以語言細
故與犬羊爭勝頰舌雖然醜虜執辭中夏鉗口
其于國體又如何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
奴酋故王杲之餘孽雜種小醜妄自命金源後
裔比長絜大如君之言主名傳檄聲罪致討寒
腥膻之膽舒華夏之氣此胤征甘誓之舉也何
名爲迂君之議雖不行其志則不可謂不壯也

君旣以知兵聞于朝遂以戶部郎出理新餉會
開原道兵備畏奴引疾去卽推君以僉事往次
年王師四道出勦杜松兵先潰于渾河君監總
兵馬林軍從靖安堡邊趨出開鐵三月朔分兵
出三岔兒堡口翼日抵二道關奴乘勝薄我我
師復潰君及蓋州通判董爾礪力戰死君嘗言
用兵謹候太白太白所出之方可以舉兵所背
不可逆戰自戊午七八月以後太白西起漸高
利先起利深入暮冬中旬其尅奴之期乎明春
太白在東氣候別轉又未可知今以三月出師

正太白在東之日也君能前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師之不出豈非天乎然而君之占兆固未嘗不驗也於乎自奴酋難作將士膏血戰場者有矣君獨以文臣死建州之役四道臣各監一軍非君一人在行間也三道臣望風奔竄君獨死師出否臧首尾牽率綸閣有催戰之檄闔外無統一之權君明知其必死身冒矢石計不反顧竟與二大帥俱死於乎君之死亦已難矣嫚書之入也閣部大臣載高食厚者相與瞪目噤口不敢出聲氣苟可偷安旦夕卽遺以尺一

牘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彼固甘之矣君以郎署小臣努目植髮獨抱國恥雖欲不迂之也其可得乎君一死而三事大夫持祿容身目君爲妖言爲怪物者必將以君之死爲喜拱手而相賀疆場之吏縮慙巽輒望堠火而骨驚聞邊遽而齒擊者又必將以君爲懲搖手而相戒君雖死目不瞑也雖然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忠臣義士亦必有因君之死感槩激昂以除兇雪恥爲已任者狡奴之游魂不旋踵而繫頸于闕下固將以君死之年爲奴殪之日而君亦

可以無憾矣。閩人董應舉聞君之亡，爲位而哭，以其所草疏檄寓余董於君，未嘗有雅故也。余感董之意，作哀辭一篇，自書二通，其一通酌酒東向而焚之，以告于潘，其一通以遺董，其詞曰：

黑水沸兮白山吼，彗角芒兮五星鬪。白亘天兮赤殷雲，牙旗折兮士爭先。簡書前迫兮虜後蹶，前軍燔兮後軍躡。霾余輪兮繫余馬，免余胄兮弃原塋。骨葬馬足兮，蒐以矢招。奴歌于塞兮，士嬉于朝。援天桴兮，擊河鼓。裹碧血兮，訴列祖。

登九天兮伐彗旗，叫九閭兮撼黃扉。禁奴蒐兮禡奴魄，鬻奴肉兮爲脯腊。蒐歸來兮朝帝所，領國殤兮衛畿輔。焚余辭兮奠酒漿，蒐不來兮神慘傷。

石義士哀辭

并序

蒙古分民爲十戶，所謂丐戶者，吳人至今尤賤之。里巷伍伯莫與之接席而坐，石電者乃以死義特聞，亦奇矣。電嘗熟人也，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賊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與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

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矣而往英曰
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不往是無渠帥也幸
強爲我一行電曰諾襍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
十二日追賊於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
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晡殺賊
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
盡舍鎗手弓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旣斷猶僵
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
宣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
葬焉電身長赤髭能挽強超距尤精於鎗法有

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
遂以鎗有名江南性椎魯重然諾所至盡結其
豪傑諸無賴惡子具牛酒持百金願交驩石君
掉頭去之惟恐不速也萬曆中應都清道陳監
軍募督兵攻同車諸寨功多當得官謝歸監軍
沒來依余醉後輒鼓腹笑曰石電非輕爲人醉
飽者也吳淞有孫生者家于江干敗屋破扉妻
子晝餓傍近輕俠少年皆兄事之歲已巳虜薄
都城電偕孫生謁余明年虜遁孫生客長安出
薊門將盡歷關塞山水暴漲凍餓中寒疾死電

哭之慟久之忽忽不樂嘆曰孫兄死電無可與
共死者矣後六年電死電之死視孫生有聞焉
然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於死事之卹
則亦以其丐而微之嗚呼斐豹隸也請焚丹書
汪錡嬖僮也孔子曰勿殤若電者其亦可以免
於丐矣乎丐名于朝丐利於市人盡丐也彼丐
電電亦丐彼丐之名未有適主也余悲世人之
羣丐電也而不察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
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也不足以爲榮則電之
丐其可以爲辱乎電而有知知吾之以義士易

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余於電之死不
忍其與孫生俱泯滅無傳故爲辭以哀之哀電
而及孫亦電之志也夫辭曰

於乎丐也生不丐半通之綸死不丐七尺之軀
其葬也却北垣東不得丐蓬顆之地而丐一杯
於要離之冢側其祭也馬醫夏畦不得丐麥飯
之奠而丐一鬻于唐兀之座隅木落兮虞山潦

收兮尚湖傳哀歌兮會急鼓祠國殤兮下神巫

託濟陽兮後乘驂李安兮先驅

脫猶執兵若前鬪狀植立不什事見國史李安嘗熟李主簿蒼頭也嘉靖中與倭戰城下殺倭

會數人而死
今祀爲國殤
從倡兵兮如雲歸厲鬼兮載車覽
廬冢兮向背睇城社兮盤紆天門開兮誅蕩故
鄉兮不可以久居於乎歿爲鬼雄兮生爲人奴
臧角侮獲兮公卿大夫激而誅之兮附諸縣賁
父之徒

姚孝子仲宣哀辭

并序

慈溪姚氏子元台字子雲元呂字仲宣皆矯尾
厲角有聲諸生閒天啓中連袂游太學文學秀
才咸執牯請交與之譚多口噤而退諸公爭欲
令出我門下少年或竊其名以黨坐人曰兩姚

生吾輩行也兩姚生性至孝出者庀修脯居者
躬溫清更番以養其父母母馮病疽仲宣禱於
城隍神願損己齡以昇母旦而告其姊神許我
矣母霍然良已而仲宣遂病病數月而卒仲宣
之病也子雲亦謁神請代沒四年矣携其畫像
件繫其事行以走四方四方之人皆諡之曰孝
無異辭嗚呼仲宣信可謂孝矣求代得代祈死
得死有請於帝若執左右手相誣諉斯已奇矣
往年歲在申余侍老母惓惓心動江西萬尊師
再設壇禮斗靈響肅然如有聞曰越明年雨水

其未艾乎已而果大期也嗚呼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天胡獨忍於余夫人之於其子也有問
焉則如響有求焉中弗欲予或嘖感而應之家
之畜牛羊犬雞也雖不盡宰之磔之其驚而哮
哀而鳴主人弗知也天之視仲宣也以爲其子
也其請而祈死所謂嘖感而應之者也若余者
天其以是爲牛羊犬雞而已其未卽死也亦未
遽宰之磔之而已其哮也鳴也天何用知之而
責其不應哉然則余之生不如仲宣之死遠矣
仲宣宜哀余而余反哀仲宣豈不諄哉雖然姑

爲此辭以相子雲之悲亦庸以愬余之哀辭曰
吁嗟孝子兮誠至上通願增母算兮遑恤我躬
綠章封事兮夜奏帝宮虎豹當關兮天門九重
片紙刺關兮不隔簾櫳母樂而康兮已正而終
上賓帝所兮其樂融融伊余禱昧兮逢此閔凶
叫號籲天兮如筵撞鐘皇天無私兮其命難從
敢曰天醉兮視之夢夢孝子溘死兮生氣如虹
我生何爲兮羣彼裸蟲嗚呼哀哉兮攬我心胃
濡血染翰兮告哀無窮癸酉十月虞山鮮民錢
謙益製

尹長思哀辭 并序

余以萬曆丙午舉于南京與永新尹先覺字長思同出新建徐先生之門當舉子旅見其師徒御喧嘩道路填咽聚觀余獨指目長思長思亦從衆中知爲余也長思過余邸舍白晢而修眉神宇踈亮欲來映人已得讀其行卷牢籠漱滌鉢心搯腎忽焉攄幽發榮若登高臺以臨雲氣欲抗日月而上之也余爲敘而刻之振奇之士莫不吐舌驚嘆又或慕而效之于是長思之名噪吳越閒亦或以余言也長思再試禮部不第

乙卯上公車晨起行雒縣道中呼僮覓人參啗我午飯于逆旅脫輿下騾背呼長思不出褰帷撼之僵矣兩指爪握參未脫口也長思生失父育于其祖零丁孤苦襁須乳長須食皆以糠覈代凍冷次骨膚粟經春不舒也選貢入南大學與傅崇中生共一襖被手提攜中箱互爲僮也爲舉子不肯飾竿牘以干縣令與其家人更衣并食率鄉老以辦繇役立宗法以教族之子弟鄉人有違言必走質尹氏薰其德而善良者衆也長思與余聚首公車每過語必移日西安方

生嘉定李生與焉方傀俄好食酒李澹宕善畫
長思溫潤而栗從容獻酬酒酣以往角中欹斜
掀唇豁齒指畫古今人才節義如奮臂出其間
也嗚呼長思今其死矣長思以進士業有名于
時而不得中進士第其遺書蔑如也其行之所
加者于長思若毫毛而大志之所存余猶未能
悉其梗槩也嗚呼長思其視不受含齋恨而入
地耶其沒爲明神之帝所甚樂視棄人世如傳
舍耶抑亦魂氣無不之觀化而往而舍然縱浪
於生死之間耶長思之子右轅不遠二千里衰

經過余攬其文嶄然露頭角矣問其家曰大母
老矣父未葬二弟未婚四女弟未家也問其先
友曰廬陵蕭太史父之執也哭之過時而悲余
初欲爲長思銘已而曰蕭子長思能爲之盡又
其鄉人也余爲辭以舒余哀俾右轅刻之塚上
而蕭爲銘以掩諸幽長思與轅也皆可無憾乃
爲其文曰

嗟尹氏兮士之良志倜儻兮擅文章起南國兮
賓于王舞兩驂兮服上襄命奄忽兮死道旁目
猶營兮天路長世偏側兮競披昌溷耳目兮

物齋集卷之六
肺腸靈眇眇兮攬八荒告掌夢兮筮巫陽蕩大
空兮結三光勿爲厲兮溲債傷有美子兮婉清
揚祀祭則及今後有慶刻哀詞兮納銘章嗚呼
哀哉兮死而不亡

翁兆隆哀辭

并序

故太嘗寺少卿翁三丈兆隆既沒之五年而始
克葬其弟兆吉甫排纘事狀累數千言走書京
邸屬余爲傳以余知兆隆者也吾聞之古之人
有史傳無家傳家傳非古也用史家之法則隘
毀史家之法則濫濫與隘君子弗取也會子固

不云乎墓銘納之壙中而哀辭刻之冢上然則
文之有哀辭不銘而名焉不傳而傳焉余固可
以竊取其義而爲之也兆隆少以執經事我先
人與諸生舒鴈行列悛悛穆穆如也既成進士
令于鄞以上計過家威儀詳雅登車有光燁燁
如也及余登朝兆隆自長夕垣以拜奉嘗魁碩
顛昂巋然如鉅人長德語及于物論國恤有憂
其色而有頽其容也於戲兆隆何以死也兆隆
在省垣以惜人才存大體爲先務當南北分部
蜀雒構爭之日苦心調劑中夜屏營有未易以

告人者留心掌故于會典條例舉凡會要若數
一二六垣陞轉諸疏迄今無以易也太嘗以春
秋祀故少保于忠肅公忠肅畫像南面使者北
面將事兆隆曰嘻忠肅純臣也是非其所安乃
釐正之 孝定皇太后之喪餘閣之奠以及虞
祭執事有恪山陵既成 皇祖嘆嘉焉余觀先
輩論六科人才首推林季聰尹莊簡曰季聰何
敢望與中與中者故葉文莊公盛也盛世人才
相望論者亦敢公爲品第 皇祖時六科人才
兆隆當在甲乙讀其奏疏可以考見而國是人

才上下降升之端緒則難言之矣兆隆歿僅五
年所以余言推之其上下降升又何如也於乎
其尤可感也兆隆爲人周詳醇謹與人言娓娓
如恐不盡賓客填委議論楮柱目視案牘口答
箋啓從容整暇若有餘地時論翕然歸附而兆
隆亦以用世自命今其死矣豈所謂人之云亡
耶抑吾鄉水土瘠薄地氣使然耶余姑爲辭以
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兆吉及其子使刻諸墓
上如子固之云乃爲其文曰
有美一人兮白晳而長朱唇飄鬚兮婉其清揚

威儀棣棣兮發言有章
雖和鳴兮于彼高岡
奏囊嗔咽兮筆舌鬪虐
颺言告君兮其體日削
枚舉故實兮攄寫婉約
進不尸利兮退不表襮
齊其躬心兮夙夜有恪
展如之人兮宜在臺閣
陟彼月卿兮載推納言
列戟樹槐兮步武之間
六馬在御兮馳驟天閑
長轡甫策兮短馭斯艱
昌于有位兮阨于無年
嗚呼哀哉兮是亦難言
宜兄弟兮叶壘麓有美
子兮蓀蘭滋佳城鬱鬱
兮墮山迴溪 帝命致祭
兮牛羊孔時巫陽下
招兮遠莫致之整容搢
笏兮宛其來思辭以告

哀兮匪哭吾私刻石墓上兮泐以爲期

瞿少潛哀辭 有序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網踈風俗美士大夫
閒居無事相與輕衣緩帶留連文酒而其子弟
之佳者往往蔭藉高華寄託曠達居處則園林
池館泉石花藥鑒賞則法書名畫鍾鼎彝器又
以其閒徵歌選伎博塞蹴鞠無朝非花靡夕不
月太史公所謂游閒公子飾冠劔連車騎爲富
貴容者用以點綴太平敷演風物亦盛世之美
譚也少潛瞿氏諱式耒故禮部尚書文懿公之

孫而太僕寺少卿諱汝稷之子也孝友順祥服習家教多材藝書法盡品不學而能室鋪一几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踈窻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爲有承平王孫公子之遺風王晉卿趙明誠之輩流也家貧入貲爲涪州州判鬱鬱不得志卒于官哀哉吾里中無復有若人矣東阡北陌可與杖屨往來者鮮矣君初字起周請改字于余余以張文潛之名未也字之曰少潛太僕公之歿也請余爲家傳余直舉其大節無所孫避族人羣

噪之少潛曰吾頭可斷此傳不可改也居平退然不勝衣其臨大義堅悍如此余悲少潛之死而悼其無傳也於其葬也爲相挽之詞以餞之其詞曰

瞿唐月峽白鹽赤甲高刺天孤根如馬虎鬚怒張兩厓巔重巖疊嶂亭午夜分曦月偏晴初霜旦高猿哀嘯屬引傳涪萬之水奔流回復爭泝泝孤舟旅櫂羈鬼啁晰出其間猿鳴霑裳望帝啼樹流血鮮寃兮歸來捫叅歷井無留連拂水懸厓天河雲浪相鈎牽屣屣磬盤大痴粉本猶

依然兩湖夾鏡長蘆堆雪菰浮煙東臯北麓中
車果下榜吳船漁灣蟹舍團臍巨螯縮項鱖小
寒茗熟香粳白飯炊紅蓮白楊蕭蕭松風悲咽
流響泉菟兮大歸分張執引如別筵故國舊游
如夢如幻不可延哀哉人世暫游少別誰百年

宋稽勳哀辭

并序

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六日逆奴兵陷萊陽故吏
部稽勳司郎中宋君應亨死之嗚呼哀哉君舉
天啓五年進士握文厲行蔚爲國寶以吏部郎
養祖母家居遭時多艱繕治守備勅戒子弟慨

然有致命遂志之思子璜舉進士司理杭州將
之官請逐子以行君弗許曰若爲刑官我保鄉
井各有事守母相越也十五年閏十一月奴陷
臨清君率士民城守萊陽城四隅北面單弱捐
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奴至君獨當一面懸賞
購死士殺一奴予五十金士奮躍夜劫奴營斬
數級相蹂死者無算奴拔營遁去二月初五日
奴大衆奄至避北城不敢攻次日辰時繇城東
北隅緣雲梯上君平中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
勸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殺

奴亦過當君項中一刀被執奴知爲宋稽勳也
逼降之令以金錢贖死君厲聲大罵吾資產盡
于城守家無一錢縱有之天朝宋司勳肯以金
銀奉臊狗奴贖死乎奴不肯卽殺考掠窮日夜
君與其族子侍郎玫彭縛左右柱嚼齒喫血漬
涌交迸罵聲達旦交口如夜誦次日皆遇害嗚
呼戎狄之蹂躪中夏也殘害生民擄掠子女玉
帛豨突豕食以此爲嘗未有攻城略邑所至必
斬艾其賢才如逆奴者也賢才之生也天地光
岳之氣所發育 祖宗數百年德澤所涵養其

難得也如珠玉其有用也如穀帛國家之倚而
任之也如柱屋之楹如扶老之杖一旦聚而殲
于逆奴之手如斬蓬藿如入鸞醢不知當此時
三靈何若鬼神安在 祖宗在天之靈何以爲
心也丙子奴陷畿南殺鹿太嘗戊寅殺高陽少
師奴中喜相告曰兩人死北方無敢言滅奴者
矣奴去年九月長驅犯順如賊風暴雨前無留
行攻萊城不下數會斃焉懂而致死于萊非獨
憤兵也其必以爲中國之大燕齊之廣東萊一
隅猶有人焉以難我如行路者之遇虎落未能

捷出不得不拔而去之也然則士大夫生於斯世爲奴之所指名嚙指而相戒者可懼其爲奴之所簡易置而不攻者亦可羞也君計至于杭司理璜頓踊號哭蘇而絕者數矣杭之民皆爲墨衰經繫草索以上訴于天子使其門人吳百朋來計余余與吳生問故而哭噉然失聲已而曰奴之惡至斬艾賢才極矣逆天心違帝命上帝之所必誅而不佑也海內士大夫報主恩雪國恥不待言矣觀其屠僇取冠剪除忠義若此之毒也有不心戰骨驚甘以其含血負肉之身供奴之刀俎而安受其剗斫乎璜也以不戴天之讎請于天子寢苦枕戈誓滅逆奴以謝君父海內士大夫咸思不反兵之義荷戈而從之知者獻謀勇者效力縛奴之醜類磔爲脯腊以享九廟以獻天子以祭告天下之忠臣烈士我知其不遠矣申旦不寐作爲哀辭一通篝燈屬筆文不加點庸以激馭大義匪徒告哀云爾其文曰奴燦怒兮躪帝疆謹害氣兮薄萊陽騎簇蝟兮矢飛蝗雷車轟兮焚輪狂舞衝梯

兮羊馬牆趣巷戰兮我武揚戴角巾兮裹戎裝
領僮奴兮袴裊襜刃迎刃兮槍屬槍短兵接兮
殺過當刀陷項兮身被創殪左驂兮縛馬柳手
反接兮口雷礮血漬射兮齒裂崩罵抗詞兮聲
低昂目曙星兮炯相望穴頸血兮注兩囊醬塗
地兮胃吐芒痛同日兮義士亡天蒼蒼兮日荒
荒萊城鞠兮爲戰場桐棺裹兮非黃腸屋三間
兮棲破幌有美子兮腸寸傷號襲風兮哭履霜
排雲霧兮叫帝閭請六師兮殲犬羊拉胡昴
兮摧天狼烹羣奴兮充臙羹嗚呼哀哉兮帝
命孔彰起家祈連兮發卒治葬靈被髮兮下大
荒友天齊兮從國殤成山爲肴兮勃海爲漿噉
余辭兮酌扶桑有日夜出兮東海泱泱是年五
月十一日甲辰虞山錢謙益製

朱子學集卷第七十九

啓

賀福清相公啓

伏諗釋位言歸稱觴初度退應四時之序卷之
則藏壽居五福之先吉無不利其為慶慰曷可
名言竊謂完名全節抗章每歎於昔人迂身善
君作相獨難於今日一辭而退則恐出山之小
草徒然有負於蒼生抵死不休則為耐彈之綿
花畢竟何顏於黃閣誠進退之維谷豈上下之
不交試觀近代之公卿少有完傳即或引年而

壽考不免遺譏恭惟老師相公閣下生甫及申
既明且哲先憂繫於民譽爰立簡於帝心當
大任於人主拱默之時維其艱矣渙小羣於
舉朝騰沸之日或者疑之矧猶有社稷之憂恐
或在蕭牆之內蜚吻裂鼻如神農之嘗毒一日
而百生忘寢遺殮如孔子之聞韶三月而不改
以精誠之一寸格神聖於九閭已奏膚公遂從
雅志封還御札猶聞中使之傳宣抗別都門
遂藹羣公之祖帳未逮懸車之歲先爲秉燭之
游臥里門者五年歷春秋始六十偕故人於里

舍說彼平生列孫子於長筵語以帝德樂聖
人而飲酒顧影頽然想長安之奕棋推枰莞爾
恩波浩浩長爲平地之神仙噩夢悠悠回想格
天之事業自此坐致難老之壽于以仰祈有道
之長謙益翰苑焦芽公門長物豈云報德足當
衣鉢之私苟不辱知或在文字之末酌彼大斗
占星嘗望乎高閣侑以南山歌風敢陳於下里
答方長治啓
千里一土方興異代之艱片字百金遂獲同心
之貺笑與抃會愛以知并竊念某章句小儒菰

蘆賤士十年不字知偃蹇已久棄於時四十無
聞悔氏名之浪傳於世紙窻竹屋念生平之况
味仍是昔人金門玉堂想年少之板登有如因
夢蓋文已自分爲長物誠不敢竊附於名賢何
意單疎猥賜示問恭惟某官門下才全而德備
外義而內仁以高文發跡賢科以異政著稱循
吏固已名動區極聲薄雲天而又渾然天成絕
去崖岸尚賢而與能崇知而卑禮如余廓落未
奉聲塵徒以我友之云遂託伊人之好存其管
蒯飾以青黃不鄙其篆刻蟲雕而獎以掌故下

躬之業不笑其蚤忙而忽以汗青有日之
期通懷若斯負媿何已至如疆場之多事正當
朝著之乏人借箸而籌自笑何賢於博奕廢書
而歎徒然仰視乎屋楹伏承來命之拳拳轉使
我心之痒痒卽其談邊陲之大計不遺鄙人則
知懷社稷之深憂尚有君子我之懷矣何解於
安石之蒼生君其勉諸行將爲方叔之元老

帳詞

賀任文昇侍御考滿帳詞

伏以青蒲白簡凜橫榻之威名金鐘大鏞壯

本朝之氣色雅望久崇於惟月膚公行著於爲霖薄海聳歡留臺增重恭惟某官秀山靈氣通海榮光冒苞吐鳳之雄文早魁縈榜手擅解牛之妙技出宰花封春歌寡和於郢中霜簡獨高於白下矢心憂國每懷焚草之忠勤抗疏辨奸詎減裂麻而慟哭圖箱車而經武氣懾疆胡監闡棘以衡文風清瑣院爬垢蠹以裨國計何畏馮城蒐金矢以佐軍興用舒仰屋廷臣無出右者天子居然器之比及三年海膺上考當國家厲精之日爭赴功名况疆圉多事之時尤資

俊傑人事修而天文數變戎心狡而民力中乾徒使至尊之獨憂誰恥四郊之多壘我之懷矣徒深向日之思國有人焉實藉回天之力不聞不見察周婺之私憂未亂未危同越人於驚走青朝廷深知治行豈但儀簪橐之班牙燾不足爲榮要當勉旃嘗之績某久欽白筆忻頌緇衣鬢已雙蓬兀坐閭閻而曝日身猶一葉喜聞臺閣之生風事大夫之賢徒跂望其儀羽聽輿人之誦敢嗣響於風謠調歸朝歡爲祖道贈石城天闕風光好鳳凰臺上春回早青袍御史

去朝天矯驄踏遍燕山草虜騎知多少演兵車
風掀電掃白山前勒石磨崖紫禁煙花曉
敷奏治安書稿先記取東南枯稿將海內周回
布算一盤棋從頭探討方叔今元老佐中興采
薇天保要擎天但須隻手整頓乾坤了

書

上高陽師相書

謙益再疏得請已於十二月廿九日出國門歸
而奉老母讀殘書長爲虞山下一老農不辱師
門庶其在是惟是仰籌國事俛念師恩幽憂慮

莫往復於懷義不忍以去國之人喑默而不言
也是以敢私布之恭惟老師以黃閣元老出而
視師更置將率蒐討軍實榆關一墻屹爲長城
老師一日在關奴必不敢牧馬南下而畿輔可
以高枕矣一旦聖天子念老師暴露良苦趣
召還政事堂關城之事其誰任之撫道有如胡
宗憲朱紘其人者乎諸將有如戚繼光俞大猷
其人者乎語有之人各有能有不能羣天下高
足闊步大言不量之徒與夫小廉曲謹矜已傲
物之士而責之以決大計成大功吾有以知其

不能也又况巧僞塗飾容頭過身之人又豈可
以其寃言無當誤而聽之乎爲老師計當亟擇
一沉雄博大可當戰守恢復之任者告之天
子一以關城之事委之而已則從容燕閒往來
登萊關海閒總其機宜而責其成功斯當今第
一切務也以神堯之聖失之伯鯨以孔明之賢
失之馬謖今日之禦夷止在一關今日之守關
止藉一人昔日已非一誤今日何可再誤願老
師之熟思之也自古克敵制勝其事不一要必
節鎮與將率爲一將率與偏裨爲一偏裨與士

士爲一曉暢無遺欣說鼓舞歡然有樂生之心
而愾然有誓死之氣然後可以致果殺敵無往
而不利今關門之上營制已立行伍已明可謂
有律矣然有將士行伍之兵而未必有父子兄
弟之兵千百夫之長以及士卒廩廩奔命如不
終日大抵秋陰擊斂之令多而向榮脈發之意
少如是而何以戰戰何以勝卽不戰而又何以
守也且夫勾稽米鹽會計出內爲國家節省幾
何畜積幾何此計部度支之事也非行軍用師
者之所宜也用兵之道驅赤子而蹈白刃有退

死無進生而曰女必爲我徒死女必不冒破一錢不虛費一粒節身量腹而安然爲我死則人必失笑而却走矣范文正經略西夏臺諫劾其所舉官侵漁邊餉文正上章理之且曰邊吏勞苦酒食讌會不宜過爲損削前輩知大體捐細故如此士安得不爲之死而功安得不成乎聞守關之將令曰士登陴夜然燭相繼以便守望今非不善也每燭一枝直三錢關城風急夜然十餘燭才可達旦計一月然燭之費幾及一千錢而官所給未及半也士月給糧餉不能宿飽

安得有餘錢買燭燭稍不繼灑者刺得之又必出四五百錢爲請方得解此事甚小然大將親細務而小卒困將令槩可見矣願老師正告將率大創積習一如李牧王翦所以用衆之法使關門有父子兄弟之兵則退可完守進可決戰而奴不足憂矣夫謙益之所言者皆老師之所知且以爲不足知者也然古之大人君子集天下之事成非嘗之功必使吾之所知與其所謂不足知者人人得挾以至於吾前而後羣策羣力胥天下爲吾用而吾得以坐制而不勞詩不

云乎詢於芻蕘夫不待詢採而冒昧以其言進
斯必爲芻蕘之所笑矣以謙益之將隱也杞人
之憂不敢以告人而效其一二於師門并以爲
別謙益惶恐死罪

答唐訓導 汝諤 論文書

謙益啓累辱 過存未獲接奉復蒙不鄙 賜
之書教欲推避以文墨事衰遲失學無以承命
歎息踖踏感然累日 門下兄弟以雄才博學
棹鞅藝苑所著古今詩解各出手眼務爲世之
承學啓聾發聵其爲功於斯文也可謂專且博

矣反覆來教穿穴數千載極論本朝諸公而以
王弼州爲依歸殆以爲至於斯極者門下虛懷
下問不惜取道於瞽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
子矣安敢闕其所聞不一二陳道於左右夫文
之必取法於漢也詩之必取法於唐也夫人而
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爲漢者矣唐之詩有
所以爲唐者矣知所以爲漢者而後漢之文可
爲曰爲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爲漢可知也知所
以爲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爲曰爲唐之詩而已
其不能爲唐可知也自唐宋以迄於國初作者

代出文不必爲漢而能爲漢詩不必爲唐而能爲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遠配古人其閒爲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然而文章之脈絡畫然如江河之行地代有其人人有其傳固非俗學之可得而亂也弘正之間有李獻吉者倡爲漢文杜詩以叫號於世舉世皆靡然而從之矣然其所謂漢文者獻吉之所謂漢而非遷固之漢也其所謂杜詩者獻吉之所謂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爲漢唐有所以爲唐而規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爲遷固少陵盡在於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獻吉之才固足以顛頓馳騁惟其不深惟古人著作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墻以壓服一世矯俗學之弊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繆斯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者也嘉靖之季王李閒作決獻吉之未流而颺其波其勢益昌其繆滋甚弇州之年旣富於李而其才氣之饒著述之多名位之高尤足以號召一世然其爲繆則一而已今觀弇州之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諷可傳者一卷

之中不得一二其於文卑靡冗雜無一篇不佞
背古人矩度其規摹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
譌繆者累累盈帙聞其晚年手東坡集不置又
亟稱歸熙甫之文有久而自傷之語然而歲月
逾邁悔之無及亦足悲矣夫本朝非無文也非
無詩也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
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
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錮其心思
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在前人猶倣漢
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譌踵僞

莫知底止僕嘗論之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
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弘正以後之
繆學如僞玉贗鼎非博古識真者未有不襲而
賣之者也繆學之行惑世而亂真使夫人窮老
盡氣至死而不知悔其爲禍尤慘於俗學二十
年來亦有知訾謗李王者矣學彌狃而識彌下
若近年之談詩者蒼蠅之鳴作於蚯蚓之窟遂
欲以一隙之見上下今古公安袁小修嘗歎息
曰少陵秋興元白長恨諸篇皆千秋絕調彼何
人斯奮筆簡汰此輩無心所以眯目賢哉小修

其所見去人遠矣嗟夫古學一變而爲俗俗學
再變而爲繆繆之變也不可勝窮五方之音變
而爲鳥語五父之達變而爲鼠穴譬諸病症愈
變愈新自良醫視之其所繇傳染要不離於本
病而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豈能不追歎於獻
吉哉門下力學揆文卓然有志於古學者也故
敢爲門下誦其所聞願門下於古詩解壹本古
人爲解故而盡削妄庸附會之語庶幾古學粲
然復明於世其爲功於斯文也誰能尚之昌黎
有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僕學殖荒落文
筆衰退於文墨事誠不足以當蚍蜉顧其從事
於斯深思而詳說之蓋有日矣如世之叫囂跋
扈撼前修以要名者自分無有惟門下裁而教
之某再拜

與京口性融老僧書

不肖孽深障重慈母奄逝伏承大德遠賜弔唁
法門眷屬慈悲哀愍感泣之餘不勝隕絕承示
教著述種種屬累流通證明雖在苦塊之中五
內崩潰倘能仰宣佛法即可俯答慈恩自當瀝
血敷文滴淚和墨豈敢以荒迷爲辭廢業自解

哉第展轉思惟殊多疑惑庸敢披露真心酬諮
下問竊嘗謂大藏經論浩如煙海諸大法師論
師疏鈔注解不啻入海算沙雖復窮年研味皓
首披陳尚不能了後人更於何處別出手眼縱
復有一知半見自謂名通譬諸日月中天而燿
火螢火依微自炤不亦勞而無功乎維摩結所
說經做秀才時曾閱肇公疏義言簡義精嘗謂
如郭象注莊王弼解易可以離經而孤行也今
之擬微於肇公同乎異乎如共同也何取於以
水濟水曾無益乎牛毛徒自添其蛇足如其異

也不冒吳楚僭王之譏則貽武夫亂王之誚矣
法華直解未遑諦觀援例斷駁當亦如是楞嚴
一經集長水之會解經無盡之剛定近代又有
交先法師親承記荊大闡密微師之要領指歸
何若豈欲效評唱之宗風以文句爲牽勸乎且
以宗判教則尋行數墨畢竟剗肉成瘡以教明
宗則句後聲前又是無風起浪徒滋學人之擬
議未蒙佛祖之印可殆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目
連願法具見慈心循本而談亦有未安試請大
德深自思惟果能具目連之六通向如來之正

覺撈籠舍識津筏幽明不妨代金口爲宣說現
白毫而濟度若猶未也則水陸之齋儀慈悲之
法懺翹勤頂禮利益弘多何必擅立科儀自創
壇宇以世法喻之內制掌之閣臣外制草於翰
苑欽承 帝命口代 天言又必先呈 御覽
後付尚璽然後渙汗風行絲綸雷動若使六卿
競管詞頭百辟爭揮書命則王言出自多門詔
令能無掛壁吾有以知其不可也願法之作未
知以何事因緣奉何佛勅旨誓願之力固不唐
捐矯誣之嫌殆亦未免更須求大悲智人重加

勘辨耳昔人感婆子機緣立焚疏鈔伏願大德
徇芻蕘之狂言回桑榆之末焰於鄙人作婆子
觀於諸著述作疏鈔觀但能然祖龍一炬之火
卽是演法門無盡之燈心光炳然大千俱了若
不肖見短察眉過滋多口惟有然燈炷香向佛
前發露懺悔而已知我罪我惟師命之上已後
一日謙益稽顙再拜

與卓去病論經學書

謙益頓首前辱示經解數篇置几案間偶一繙
閱得詩二傳考有詩傳宗端木之語蹙然而起

曰世安得有此書恨無從取而徵之讀至終篇乃益然而笑曰古今經傳之疑義有必須詳考曲證而後明者有可一言而決者所謂可一言而決者此類是也前漢儒林傳魯人申公爲魯詩齊人轅固生爲齊詩燕人韓嬰爲韓詩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毛詩傳自子夏隋經籍志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東漢衛宏所潤益先儒相承授受如是而已子貢之詩傳傳之者三家耶大小毛公耶古書之淪亡而晚出多矣齊建武中得尚書舜典於大桁晉太康中得紀

平師春於汲縣此書何從而得之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鄰獨傳喜梁丘賀謂安得此事喜之詐僞曲說史猶爲證明其非安有端木之詩傳與西河北肩竝出而自漢及隋不著經籍者乎近儒尊之者曰傳鷓鴣則知金滕居東爲避魯而孔書致辟管叔之說妄傳楚宮則知春秋城楚丘爲內詞而三傳封衛之說妄夫周公之誅管蔡也齊桓公之存三亡國也載在經史炳如日星信斯言也六經尚書三傳皆當束之高閣燔爲

切夾而左氏公穀司馬遷毛鄭以下諸大儒皆
千古眯目瞽聽寤言狂易之人乎誕誣不經莫
此爲甚而去病不以爲異何也以中庸九經分
配小雅諸什而以鶴鳴一章配修身冠小雅之
首程朱表章中庸之後委巷小生無知杜撰自
納敗闕首尾畢露其陋尤甚於豐坊之僞石經
以去病之高明淹雅老於斯文不肯一筆抹殺
顧爲稱量比擬曰詩傳毛傳孰異孰同孰得孰
失此不亦勞而無功用心於無所用乎譬之有
遺矢於此一人逐而甘之以爲觥飲也又一人

從旁正之曰是有擇焉其可嗜者五穀之精英
其他則糞穢也甘之者可謂大愚矣從而正之
者亦未可以爲智也引喻不經聊以發去病一
笑耳六經之學淵源於兩漢大備於唐宋之初
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
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
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爲宗主如杜預所謂
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饜而
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抉擿異同疏通
疑滯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

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仞可窺
儒先之鈐鍵可得也今之學者不然汨沒於舉
業眩暈於流俗八識田中結轆晦蒙自有一種
不經不史之學問不今不古之見解執此以裁
斷經學秤量古人其視文周孔孟皆若以爲堂
下之人門外之漢上下揮斥一無顧忌於兩漢
諸儒何有及其耳目回易心志變眩疑難橫生
五色無主則一切街談巷說小兒豎儒所不道
者往往奉爲元龜取爲指南此無他學問之發
因不正窮老盡氣而不得其所指歸則終於無

成而已矣嗚呼有歐陽公之才然後可以黜繁
辭有朱子之學然後可以補大學然而君子猶
疑之以爲如是則不足以闢王充之問孔誅楊
雄之僭經也若近代之儒膚淺沿習繆種流傳
嘗見世所推重經學遠若季本近則郝敬踳駁
支蔓不足以點兔園之冊而當世師述之今與
漢唐諸儒分壇立墀則其聽熒詩傳認爲典記
也又曷怪乎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以
爲今人反之曰作而不述疑而好今何也以其
疑於古不疑於今知援今而證古不知援古而

證今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吾
以爲今人又反之曰學而不學則罔思而不思
則殆非不學不思也學非其所學而思非其所
思也僕少不通經長而失學今老矣親見去病
專勤憤悱從事於經學白首紛如不知老之將
至以爲今之經神儒宗非吾所逮及也又不自
滿假虛心下問故因論詩傳而放言之以求正
焉身雖懵於經學不知一二猶冀百世之下得
吾言而存之可以箴俗學之膏肓而起其廢疾
也去病其終有以教之無以爲狂瞽而舍我焉

幸甚幸甚謹益再拜

跋語

式耜編纂先生文集諸體略仿古書體

寥寥數章蓋先生少而高簡自命無投知自終
之啓壯而平所言大抵關於國是人計不
欲以先覺居不欲以私恩示人以身從則
稿式耜亦編輯末繇也猶記戊辰首及聞式
耜掖垣之信喜而寓書長安諄諄勗勉其略
曰凡人立朝先於布局有爲數十世之局者
有爲數十年之局者遞而降之有爲終朝

之局矣欲速見小進銳退速無論營身家保
妻子之徒卽果有志於功名氣節而見不出
目睫志不在久遠亦所謂爲不終朝之局者
也今幸遇 維新之朝事不世出之王不以
此時爲國家持數十世之局其何以副清時
報 聖主乎足下今日旣當事當必辨別人
才邪正爲第一義某樸而忠某材而奸某訥
而賢某辨而佞大都志國家利社稷者必忠
不忠國家不利社稷者必奸忠者必真奸者
必僞真者必多拙僞者必佞必巧以充衡

之百不失一苟其不忠國家不利社稷則雖
營三窟之巧借百足之助口舌瀾翻心力翕
張必當鋤而去之剪而薙之若其他不關宗
社利害不係善類消長有可以功名驅使可
以名義攝持者一一當渙羣散黨引而歸之
大道如此則仕路日清人才日富元氣日厚
此爲國家持數十世之局者也新谷中賢者
蔚起幸以此意真切商量必有同聲同氣羣
起而應求者太平之期可立而待也卽此一
篇先生立朝之槩不可想見乎蓋先生平生

持論一味主於和平絕無欹帆側柁之意特
忌者不知必欲以伐異黨同之見盡力排擠
使之沉埋挫抑槁項山林而後快假使先生
得乘時講會吐氣伸眉以虛公坦蕩之懷履
平康正直之道與天下掃荆棘而還太和雍
熙之績豈不立奏而無如天心未欲治平人
事轉相撓阻歲月云邁白首空山徒令其垂
老門生閉戶誦讀共抱園桃之歎此式耜於
編纂之餘而竊不勝世道之感也因并述之
以綴於後崇禎癸未八月門人瞿式耜謹跋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

書帳詞

復陽羨相公書

兩年頻奉翰教裁候闕然屏廢日久生平恥爲
陳子康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此閣下之所知
也兵垣郵中復蒙手教具知存念簪履不遺一
物感誦之餘繼以永歎一二門墻舊士頻煩傳
諭謂閣下援引不遺餘力親承 天語駁阻再
三則罪廢孤臣不可枚拭之狀 聖主業已洞
若觀火而閣下欲息黥補劓求播種於蕉茅間

秋駕於病顙不已難乎謙益衰年殘生日甚一日視鋒車祖道之時更復頽然篤老以迂愚頑頓之身費回天轉日之力萬一濫塵啓事必致顛踣道塗偃蹇朝命進無補于時艱退自隳其晚節不若因仍永錮長放山林庶可以上順天心下安愚分此亦操化權者萬物得所之一端也恭聞督師北伐汎埽胡塵台席戎旃曠世爲烈衰遲枯槁不能執爰前驅載筆後乘凱旋之日規撫韓柳作爲詩雅用以賡元和之詩嗣皇武之雅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獨惟文章此則病夫退士之所有事而亦所以訓知已於百一也謙益謹再拜

寄長安諸公書

癸未四月

謙益衰頽晚晚放棄明時春明之夢已殘京華之書久絕此執事之所知也頃者一二門牆舊士爲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詒書連章累牘盛道其殷勤推挽鄭重汲引而天聽彌高轉圜有待闕其指意則以爲元老此出補浴之勳已成伊周之頌無忝惟是陳人長物尚滯菰蘆則格天之業尚欠分毫吠日之徒或滋擬議必欲

描頭畫角宣播其虛公拭舌膏唇補苴其罅隙
又謂謙益狂奴如故倔强猶昔從此當拆皮爲
紙刺血爲墨涕淚悲泣歸命投誠庶幾乎生之
黥刑可補晚歲之桑榆可冀其詞誠急而其情
誠可哀也嗟乎果若所言則元老之于我心已
盡矣力已殫矣 主上以師臣待元老言無不
信諫無不從獨難此一人一事不啻如移山轉
石謙益之冥頑頽放終不可救拭齒錄 主上
固已知之深而見之確矣 主上天也 聖意
卽天意也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而元老假此以

徼回天之力諸人借此以市貪天之功不已難
乎羣公以 聖上爲天諸人以元老爲天其爲
所天區以別矣謙益雖老鈍無似其肯附諸人
之末光移羣公之所天以事元老乎假令從諸
人之言包羞忍恥搖尾乞憐元老亦憐而與之
以一官則此一官者非朝廷之官而元老之官
也拜官公朝謝恩私室呈身識面廉恥埽地生
平鬚眉皎皎頗思孤撐另立自豎頤頰于天壤
之間迨乎崦嵫景迫棧豆戀深遂一旦覲顏俛
首希隣女之光而附乞兒之火靜夜捫心清晨

引鏡能不啞然而一笑乎分義決絕事理分明
擲糞不得不避食蠅不得不吐右軍誓墓之文
中散絕交之論業已宣布簡牘流傳長安而復
爲執事諄諄道之者誠恐執事伐木相引積薪
見憐不深惟孤臣去國之本末不精求當路柄
國之風指徒以一世虛名半生交誼交口而效
推轂之力此輩陰陽其心丹青其口虞門果闢
必將以吐哺握髮歸其德于一老湯網猶張又
且以激聒喧呶卸其咎于衆正在謙益不退不
遂咸爲絕地在羣公或默或語皆爲過端執事

而不知謙益不愛謙益也則可如其知而愛之
也則必思所以處謙益且思謙益之所以自處
矣爲謙益今日之計惟有一意入山永絕仕進
之局進可以收拾晚節退可以保全殘生執事
今日爲謙益之計則當仰體 聖心俯啓時尚
令得管領山林優游齒髮則謙益之自處與執
事之處謙益斯兩得之矣去年鴻寶館丈入都
門詒書屬之曰寄語諸君子當爲我安頓一身
勿但爲我料理一官斯言也豈遽忘于羣公之
耳乎天日具在要誓凜然如其言不繇衷上欺

君父下欺朋友則狗鼠不食其餘何面目見
魯衛之士乎伏望執事矜其懇惻恕其狂愚力
告冢宰諸公斷絕啓事屏除薦牘庶幾生平之
微尚得全末路之葛藤可斬此沒齒之幸多生
之感也詩不云乎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
謀聽我囂囂我言雖服勿以爲笑以謙益之得
幸于執事也山林廊廟雖曰異事其誼固不敢
自後于同寮也謙益之卽謀于執事不以干進
高以求退執事者勿以爲笑使凡伯囂囂之刺
復作于今日則厚幸矣謙益再拜

答鳳督馬瑶草書

自仁兄授鉞以來無向不摧所至必克袁闖脅
息逆超授首獻賊則潛山一役游魂假息之餘
也天方割楚盈其惡而降之罰頃者虎旅先驅
元戎後繼山峙川行風旋雷擊此正死賊天亡
之日賊遂撤浮橋斂餘衆待王師之至爲鼠伏
兔脫之計則固已氣盡魄奪矣埽江漢復荆襄
禽獻滅闖執訊獲醜在此行也固可以計日而
待矣人謂羣盜蔓延駸駸乎類勝國之季獻闖
二賊縱橫荆楚間燦發颺怒有似僞漢之友諒

而吾以爲非也元季盜之初起先自汝潁而後
徐壽輝起蘄黃布三王起鄧州孟海馬起襄陽
各有其衆各戰其地布三王最早滅孟海馬後
滅獨徐壽輝之衆久而彌熾歐普祥陷袁州妖
彭項甲陷饒徽倪文俊陷武漢明王真陷蜀皆
奉壽輝之虛號而友諒驍雄剽鷲居中布置故
天完之後繼以僞漢而江漢之區終不入元之
職方今闖曹革袁羣賊不相統屬非有友諒駕
馭之略也闖陷荆襄獻陷武漢各不相顧闖不
顧獻獻不顧闖心渙勢散易于摧敗闖陷荆襄

不能顧豫今保鄧不能顧荆襄卽其一身首尾
已不相顧而況能顧獻則獻之自顧亦從可知
也吾謂今日之計當委秦蜀之兵以掣闖使不
得南而我專力于獻九江之師扼其前蘄黃之
師擣其後勿急近功勿貪小勝滅之使自救擾
之使自潰此萬全之策必勝之道也兵法曰知
彼知已今不知彼爲布三王孟海馬之賊而以
爲僞漢之賊視之太重畏之太甚我先有退次
之形于胸中其氣已未鼓而竭而何以制賊之
死命乎楚豫之間豪民大族多結寨柵以自固

斬黃真確光息之間所在不乏彼非肯爲賊用者也其被殺則怨軍也其僞降則內閒也不可不急收也二賊多用楚人以爲守令傳聞武昌守曰謝鳳洲舉人有才名者也此輩必不死心爲賊用因而用之許以殺賊自贖未有不效死者也武昌有王孫容藩字石渠者毀家棄產奔走萬里結納豪傑求爲陳思王之自效今年正月閒關還楚試一訪求之周亞夫得劇孟隱然若一敵國石渠亦豈後于劇孟乎腐儒衰晚不能荷戈執爰效帳下一卒之用憂時念亂輪困

結轡耿耿然挂一馬瑤草于胸臆中垂二十年矣今幸而弋獲之雖欲不傾倒輸寫其可得乎新安之事可謂大錯然金正希茹荼攻苦練兵守土實痴腸爲國家人也黔兵之殺必誤也非故也舍而不問則無以謝黔人執正希以爲大僂則舉世士大夫容頭過身者胥以正希爲戒以練兵任事爲諱亦可深慮也往年游黃山值土寇竊發親見正希宵行露處務面胝足爲父老子弟率先心竊韙之不敢不以告于左右語云惺惺惜惺惺知仁兄必惻然隱痛不以爲狂

瞽而吐弃之也秋風蕭條行閒勞苦惟爲社稷
努力強飯自愛

上應撫鄭公書

謙益以辛巳春爲白岳之游于時土賊竊發金
正希館丈督率鄉里丁壯腰刀帕首身編行伍
捍禦桑梓已而賊退解嚴親見正希食粗糲衣
大布朝壘暮鹽如苦行頭陀奮臂橫身讓夷急
難心竊壯之重之以爲士大夫盡如正希朝廷
尚有人天下事尚可爲也不意有黔師之役牽
連詿誤橫罹法網又竊壯之惜之祈門之事甚

易明也襄漢陷沒兵民奔潰而黔兵突入徽境
風雨奔驟聲勢洶涌安知其爲兵乎寇乎抑亦
寇而冒兵兵而冒寇乎當此時有能統衆捍禦
使片馬不入四竟按堵將以爲功乎罪乎有捍
禦不能無格鬪有格鬪不能無殺傷有殺傷不
能無鹵獲主兵者亦安得而禁之乎魏勃有言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後救火乎此切喻也
鳳督有事征勦方思投醪挾纊以鼓三軍之氣
黔師之殲也安得不拊膺痛哭呼憤告哀庶幾
慰死者而勵生者恐廟堂未知本末重有處

分徽人以禦寇獲罪正希以任事受惡海內搖
手相戒以聚鄉兵保鄉里爲禍首而首鼠兩端
之徒開門揖盜者反有以籍口良可慮也竊謂
明公宜據實抗疏爲人主上別白言之善爲調
齊用以平鳳督之氣服黔人之心解徽人之禍
中朝必听然叶應而鳳督亦降心以相從則此
事了矣詩不云乎王于興師修爾干矛豈曰無
衣與子同仇今之所仇者東奴也闖與獻也鳳
督之募黔也徽人之殺黔也同爲臣子同事師
旅皆有同仇之誼焉敢爲賦無衣之詩以告于

下執事伏惟采擇可勝瞻望

回金正希館文書

比年流氛披猖所至陷沒雖守土者之不職亦
繇士大夫里居者繩營狗苟彼此顧望以致一
敗塗地載胥及溺而莫可如何也春夏之交風
鶴震驚流聞黜邪閒殺賊差強人意臥病委頓
爲躍然投袂而起不意乃有殺黔索償之事牽
連註誤議論鋒涌良可爲三嘆也嘗觀元末盜
起汝潁而襄漢斬黃應之斬黃之賊旣陷江州
旋略南康鄱陽卽由婺源犯休寧一夕而陷徽

州由是而陷昱嶺關破杭州蔓延吳興延陵江南之塗炭從此始當時克復徽杭殺妖彭項奴兒諸盜魁遏楚賊方張之勢雖董搏霄三旦八輩督師勦禦而汪同程國勝俞茂結集民兵誓死血戰恢復城柵其功尚多不肖見吳中士大夫如處堂燕雀每談及捍禦鄉井輒努目詛詈以爲妖言怪物而楚之賀對揚以閣臣居會府一籌莫展投身江流雖曰死忠與魚鱉何異衰殘病廢仰屋嘆詫每思新安土風高堅士氣猛獷忠義感激遺風尚在每欲舉黟祁之役以激

勸當世之首尾縮惡甘以都邑身家拱手而奉賊者今舉事一叅錯而吏議隨之吳中之鄙夫悞人爭搖頭閉目以新安爲戒天下有事誰復敢奮臂爲國家出死力者此不惟新安之憂實重爲國家慮之也鳳督慷慨誓師滅獻闖而後朝食此事不憤盈執奏何以謝黔人何以鼓舞三軍壯式蛙避螳之氣使其設身易地深知徽人之捍禦如此祁戰之本末如此同爲臣子同爲國家寧有不相憐相恤降心以相從者乎仁允純忠大誼鬼神所知聖天子拊髀頗牧朝

銀鐺而暮節鉞往往有之此行也必且大用用
必有爲也吾敢爲天下執左券矣區區所祝者
更望仁兄平心易氣以天下事處天下事念督
撫擔荷之苦思師旅召募之艱深惟憤盈執奏
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爲心
則一切葛藤口語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
國家之福也非調人賤媒之私語也伏承來命
信筆奉復寒暄慰唁之詞皆未敢闌及萬惟炤
鑒不宣

永豐詹京兆七十壽帳詞

伏以五百年有名世見堂構之相仍七十歲爲
古稀祝期頤之未艾瑞徵南極慶在本朝恭惟
某官閣下道叶先知炤隣幾庶凜若大河之一
斷裁剗不留巍然象鼎之萬均表儀斯重堅持
素節不事浮華慮囚以平反爲能如于定國之
在廷尉出守以清淨爲治繼汲長孺之牧淮陽
褰帷致蠻蛋之賚琛澤流嶺海削牘柱貂璫之
廟貌霜肅秦川乃陟月卿晉除日尹王衡冰壺
之譽方藹清時岫峴雲關之思彌深晚節臧孫
有後范氏世家羔羊本潔白之風驄馬繼澄清

之志惟茲小歲正值大年對冰水之如澠香浮醴
醪倚玉山而列俎光映傀儡席長筵以祝延舉
壽觴而相屬金章紫綬炤耀清尊綠鬢方瞳輝
煌黃髮江梅破白比韓圃之晚香岸柳催青啓
陸家之夕秀家傳忠孝是先師無盡之燈心養
和平卽仙家不老之藥益也紀羣輩行孔李通
家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恭紀冥靈之曆周
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式瞻橋梓之榮投我以
桃何以報之青玉案旣醉以酒我姑酌彼黃金
壘調瑞龍吟徵普天樂

長筵繞爭看待臘春回試花梅早千年函啓樵
陽龍沙期會依然又到○華顛老贏得西清鍾
寂東華塵杳天家乞得閒身霜筠雪竹相將壽
考○膝下兒童鵲起留臺簪筆雞栖焚草攜取
後湖春波遙送清醪綠章白簡頻寄朝天表停
杯問蓬萊烽偃台階星坼笑指冰山倒合樽列
坐觥籌了滄海塵多少寰區內渾如樽壘平好
光華日月堯天清曉

日月在天... 華顏... 西... 年... 函... 蘇...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一

疏

五臺山募造尊奉

欽賜藏經寶塔疏

五臺山普濟法雲等寺各有尊奉藏經 皇明

弘治萬曆兩朝先後欽賜者也 洪惟我 孝宗

敬皇帝奕世肆德天下歸仁迨及我 神宗顯

皇帝久道化成軌迹夷易是以琳宮寶塔移兜

率於人閒玉軸琅函徧山川為海藏觀五臺之

頌賜若此則四海之尊崇可知蓋我佛塵刹現

身實爲 二聖故斯世撈籠被化遠及百年惟
豐亨豫大之靡嘗致奴虜寇盜之交作兵燹纏
綿於赤縣干戈旁午於靈山崇禎六年九月流
寇入焉七年七月逆奴入焉奴則旋去而復來
寇則久踞而後遁赤糜辮髮更番選佛之場螳
賊羯胡蹂踐清涼之國梭金剔玉腥穢佛身碎
錦剝綾毀傷法寶飛灰蕩燼慘悽經雷火之輪
兩血風毛恍惚洒人天之泣比丘妙象感是因
緣誓欲度此殘經鎮以寶塔將諮謀於介衆乞
唱導以一言余惟萬曆全盛之時正三寶昌明

之運北胡削衽受戎索於法王西虜扣關回狼
心於佛乘肆我皇風之宣暢彌增佛日之光明
劫運漸開風流滋下鬪諍之禍國種彼刀兵貪
黷之殃民慘於殺掠島夷冒帝釋之名號魔民
倒龍象之刹竿凡茲孽蠹之萌芽皆是氛祲之
徵兆欲躋昭夏應仰慈恩山僧之誓願聿堅我
佛之鑒觀斯在所建之塔非塔卽諸佛之全身
所藏之經非經乃諸佛之慧命一旦浮圖建豎
雀離涌見於虛空從此多寶輝煌龍藏何殊於
半滿顯惟 列聖御寶刹以周天佑我 聖皇

乘金輪而柱地威神炬燭則犬羊戎馬投戈聆
替戾之音聲慈炤燈明則南戶左言率土現宰
波之影像彌天寶網修羅永遁於藕絲匝地金
繩震旦盡登於蓮界卜年卜世比國祚於塵沙
聖子神孫鞏皇圖於法界如上功德資廣長
以證明若欲稱揚書海墨而難罄崇禎十年九
月嘗熟錢謙益謹疏

西方蓮社小引

愈光上人梵行精嚴住持畿南之永聖寺海內
學士大夫過斯地者靡不停驂解鞍參禮扣擊

信宿而後去丁丑初夏余被急徵抵新城去上
人所居不一舍有感於杜子美宿大雲寺贊公
房之事申旦不寐枕上成四詩及抵寺而上人
已赴碧雲講席洞門深院梵放鍾殘詠子美沃
野塵沙之句與其徒佇立久之徘徊悒悒而去
所作四詩不復繕寫亦不復省記爲何語矣戊
寅秋余解獄南歸上人順世已逾年枉道出高
陽不復過高橋拜上人影堂殊以爲恨今年其
上首弟子龍堃訪余山中奉上人遺命將糾合
宰官居士結西方蓮社於寺中請余一言以爲

唱導嗟夫斯寺也當神京之要路居扶風之上
游馬足塵飛車輪霧合當其戒徒御騁輜軒綸
閣闕員延英促對往往望招提而掉臂聽梵唄
而攢眉一旦權失寵衰時移物換漢相憂養牛
之賜秦市思逐兔之游政事堂中覽州圖而悸
悼夕陽亭畔仰藥盃以流連當斯時也顧欲羨
山寺之高眠聽禪堂之粥鼓其可得乎若乃刀
兵劫起刑獄政煩白骨青燐猶入深閨之夢單
衣葦席半爲通籍之人嗟玉石之俱焚感蕙芝
之互歎丁茲殺運哀我生民不空門之歸也不

樂邦之往也將安往乎將安歸乎愈光運無緣
之慈流宿因於沒世龍堊發廣大之願傳遺鉢
於師門唱此勝緣共延法侶將使天涯道路轉
盼西方宦海風波回頭彼岸春明門外無非覺
路津梁王舍城中盡是華嚴樓閣不獨同登寶
筏受佛勅於再來抑可長護金輪報國恩於無
盡余也菰蘆長物草土餘生以是因緣遙爲贊
歎欲饑銀鐺之業債聊舒筆墨之光明嘗寂光
中知上善必爲印可塵沙劫裏仗諸佛共賜證
明云爾

化城寺重建大殿疏

雙溪化城寺者徑山興福萬壽禪寺之下院也
接待之工經始於佛日化城之號肇錫於寧宗
歲月滋深壞成相續牛眠馬鬣兆域族於寶坊
烏革暈飛尋斧縱手行樹斷碑欲泐遺礎僅存
嗟像教之式微蓋人天之有待今兵部右侍郎
總督薊遼本如吳公最初承紫栢之付囑身任
金湯既而作牧伯於斯邦大弘誓願爰有尊宿
號曰鎧公實惟仔肩罔惜膚髮于是機緣輻輳
攝折雙施革面革心非焦瑕之設版我疆我理

若汝陽之歸田形勝頓還灌莽斯闢琅函貝葉
咸有度棲軍持漉囊于焉至止禪誦不改像設
有嚴名曰化城實則寶所矣鎧公草昧伊始規
畫方新逝將大建法幢重構寶殿忽焉順寂時
不待人其法嗣曰慈門德公念本師之云亡慨
墜言之猶在矢志紹述努力經營吳公乃自薊
門詒書某曰吾子德公之族姓而鎧公之雅游
也無靳一言以告四衆余惟吳公身連重鎮道
栖空門鈴柝相聞而鐘魚互答夕烽傳報而禪
燈湛然故能視空有爲一如融理事而無碍且

公護塔廟如頭目則何忍三韓之故土陷彼犬
羊憫衆生如裏毛則何忍遼海之遺黎沒於湯
火運慈悲爲神武借撻伐爲撈籠則白山可夷
黑水可塞腥羶可以爲淨土椎髻可以爲佛奴
以是機緣熾然建立豎浮圖於雲際固將譬彼
聚沙移甍率於人間又復何殊折草哉斯言也
塵沙諸佛大千劫內自應彈指證明紫栢諸公
嘗寂光中亦有合掌讚歎云爾

一樹菴募造佛殿疏

崇禎庚午孟冬余與孟陽共栖拂水山居太空

上人過而訪焉於時霜楓未落秋潦始清停車
則千林放紅晏坐則萬頃韻碧上人顧而樂之
留連旬月然且別去乃踵門而請曰性融所居
一樹菴在新安黃羅山中偕同衣性智經營滋
久庵廬一新住持有嚴禪誦不絕惟此如來之
像設尚無殿閣以莊嚴敢祈一言以告四衆余
惟能仁之慈願歷河沙而不窮象教之冥授書
海墨而未了况茲庵締構之終始與上人履歷
之因緣孟陽所敘次緣起備矣余復何言哉余
嘗謂壞空成住上觀千歲則塵沙之器界歷然

報應果因近考目前則昆明之劫灰如在惟茲
徽郡昔號繁雄旋觀寅卯之閒幾成百六之會
虎入邑而傳翼豕擇人以磨牙絳帕黃旗布地
有摸金之尉朱提赤仄傾家無避債之臺僂辱
橫及於妻孥屠殺不免於雞狗亂將作矣閔孰
甚焉一旦天晶日明波恬浪息仰父俯子無虞
瓜蔓之抄戶誦家絃盡脫葦笥之籍黃白之山
林無恙金銀之氣色如新凡此 皇恩誰非佛
力當知昔年之水火竝衆生之業識所招則今
日之清寧正我佛之光明所被誠欲迎和而避

殺無如植福以種因况此邦之人夙饒物力結
構則丹楹刻桷上薄雲霄宴會則脰髓騰鳧下
窮水陸捐華屋一椽之直省玉筵一金之需用
以回向佛門庀治精舍聚沙可以建塔累土可
以爲山兩上人無著天親業已現身而應化諸
善信慈悲法喜何難彈指而落成哉上人曰善
哉融等將奉此木鐸開彼金繩子他日腰包扣
訪樂觀厥成可也

徑山募造大悲閣疏

雙徑山中有一比丘名曰大舟發大願心願於

此山起大樓閣作大悲菩薩像建大悲懺壇誓願利益有情紹隆三寶俾此山中祖師代興重規壘矩熾然建立如唐宋時走五百里踵居士門願得一言以爲昌導居士合掌讚歎而語之曰大悲觀世音以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遍入微塵國土拯拔一切有情離諸苦惱種種善巧方便現身說法必以時節因緣爲主如華嚴普門品所陳是也佛言一切國土種種災難起時當造千眼大悲像誦持大悲心陀羅尼神呪能便敵國歸降雨暘時若百官

萬民皆行忠赤諸龍鬼神靡不擁護今聖天子在宥天下具正等覺乘轉輪位謂非大悲菩薩現身不可也然而東虜游魂尚在海內奸宄閒作宵衣旰食四顧而未舍然是豈山川鬼神有不率俾而百官萬民有未盡忠赤者與成祖文皇帝御製大悲經呪序曰如來化導首重忠孝忠臣孝子跬步之間卽見如來如其不然轉盼之間卽成地獄末法衆生造孽深重不忠不孝上千天地之和下結山川之沴故水旱刀兵之劫起而應之當此時節因緣化導忠孝

消疵癘以還太和牢籠拔濟人王法王之願力
均有賴焉 文皇帝之心其卽 今皇帝之心
亦卽大悲菩薩之心也歟山僧野衲麻鞋草食
無蒿目當世之志以何因緣弘發誓願豈非塵
沙諸佛所護念而 文皇帝之靈寶式憑之者
歟大舟勉之吾知吳會之間金錢布地飛樓傑
閣如兜率天宮下移人世在一彈指閒而已

天台山天封寺修造募緣疏

佛法之有宗教律也譬之一鼎三足不可闕一
者也然而權實隱顯開遮歷然各視其特節因
緣以爲唱導譬之醫王因病發藥寒熱溫涼君
臣佐使用得其當卽烏頭狼毒皆可以療病苟
爲不然則用參苓以殺人與毒藥何異哉萬曆
年中諸方有三大和尚各樹法幢紫栢以宗雲
棲以律愍山以教三家門庭稍別而指歸未嘗
不一譬之近世名醫其亦猶東垣河閒丹溪之
診治不執一方而能隨方療病者歟三老旣沒
魔外煩興上堂下座戲比俳優瞎棒盲拳病同
狂易聾瞽相尋愈趨愈下師巫邪說施符呪棗
亦皆借口參禪誑惑愚昧邪師惡道下地獄如

箭射良可悲也良可懼也長夜將旦台教聿興
鬼神爲之唱緣人天爲之呵護喚迷頭者必資
明鏡刮眯目者必仰金篦攻台教以治狂禪庶
幾廢疾可興膏肓可砭立方療病其莫先於此
乎天台寺萬曆某年不戒於火比丘某發大誓
願勵志修復而乞余言以告四衆嗟乎寺之火
也火於正教將熸之時比其修也修於狂禪漸
息之日天火之以示戒而人修之以顯法除舊
布新扶衰革弊其亦有因緣時節示現於其間
乎我知斯寺熾然建立智者大師現身佛刹如

寶羅網豈待余言爲讚歎哉

華山寺募緣疏

吳郡華山寺者晉支公遁擁錫地也靈峯鬱起
青牛垂度世之文古澗奔流白馬著飛山之跡
蓮花一瓣六時之刻漏交傳鳥道千尋七寶之
樹聲競奏雲棟風窻信物外靈真之宅殘燈仄
壁豈人閒香火之宮自榛蕪載闢於千年而謠
詠僅存其一畝禪誦不改衣衾之巢鷓暫驚雲
樹依然洗鉢之孤猿乍返居士旣惟力以護持
名僧乃應機而至止演四十九年之法笑比拈

花剗一百八句之宗頭能點石印以息心似化
人之語幻然必了義猶谷響之答泉可謂釋網
重維靈山生色者已然而班荆布席茂草尚深
於法堂捉麈譚經天花僅散於文室將薙草崇
基依巖表刹功德譬之河沙唱導先乎隻字余
惟今代像教凌夷波旬放恣濟空山而設版逐
法王爲逋客攘臂仍之恬不爲怪矣今夫高岸
爲谷屈指已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何況功名
舟壑薤上之露易晞第宅滄桑局內之棋不定
一旦金穴旣圯銀海不飛碧血化爲鬼燐黃腸

穿爲兔穴而空門之鐘磬映玉匣以傳聲古殿
之燈火拂金蚕而流炤菟游知媿灰冷何堪人
皆爲佛法而拊心余則愍斯人而雪涕且土固
有宜物各有主即使佞佛匪福謗法無郵而經
像煙銷改精舍爲甲乙之第梵唄響絕鞠花宮
爲禾黍之場蘭宇擘悲松巖獻誦是可忍也誰
能說之嗟乎佛法無諍象法有爲凡具信心各
發弘誓使殿閣相望丹青竝勒金姿寶相三身
璀璨於中天白足赤髭四花炤曜於萬品則揭
慧日於昏衢在我不徒自利而扇涼風於火宅

使彼亦復無他苟能讚歎於斯言即可迴向乎
諸佛

重修虎丘雲巖寺募緣疏

虎丘雲巖寺之燬於火也蓋八年於此矣丙子
二月相國茂苑公投簪海岸邀野老以來游載
酒松關偕同人而至止於時風物駘蕩花柳芳
妍相與縱覽雲山俛仰今昔香樓金道無復舊
觀架壑梯巖僅存遺址天荒地老悲昆明之劫
灰鬼爛神焦悵陸渾之新火琅函寶笈仰惟
英廟之奎章尚爾騰輝於草木金鳧白虎緬想

中吳之地脉能無寄旺於林臯靈山遭灰墨之
刑同罹一劫福地具莊嚴之相終免三輪山僧
既袒右而告哀羣公咸虛左而授簡資其固陋
俾爲乘韋之先相此機緣用作布金之導余觀
吳下長安之甲第錯列堦衢雒陽之名園彌望
阡陌然而土木日廣工作滋興役鬼神而不休
靡金錢而無算其於茲山則未聞有吐嗟檀施
歡喜經營者亦獨何歟夫燥濕暑寒宜有闔廬
之辟歌哭聚族豈無輪奐之稱若乃廣廈曲旃
制逾北第右平左城僭擬西都故知傳舍之閱

人亦懼高明而瞰室一旦金還車子夢醒役夫
朱戶丹青俄爲外廐黃衫步輦忽降中堂玉盞
金杯取次資爲口實斷椽礮石寧渠寫入券書
嗟何及矣不亦愚乎有白傳之文章斯可以居
履道之亭館有晉公之勲業斯可以治集賢之
池臺怪石奇峯遠按磐固之苗裔丹楹綺戶近
撫威遠之家園方謂奧突風樓并攢一室更詫
十洲三島幻出人閒何待高傾而曲平早已壑
譏而峯誚袁廣漢之花木移置上林何將軍之
山林鞠爲茂草固其所也又何歎乎若能省彼

錢刀惜其物力追昔賢捨宅之意欣今日興復
之工以名山爲園林園林莫佳焉以古寺爲第
宅第宅莫甲焉以青山白社爲主人則主人嘗
在不須悲更易於王侯以高人勝流爲徒侶則
徒侶不孤無事戒傷殘於草木東西二寺之名
勝固將煥發千年珣珉二王之風流何難接踵
後世哉若夫紹興之經藏修佛事於戎馬倥傯
之時則張魏公逗機而說法永樂之興修表佛
刹於神聖雍熙之日則楊文貞順化而鋪文凡
我龍象之倫竝了金湯之義願力堅固一切如

來所證明因果弘多無煩窮子爲唱導者也崇
禎九年三月虞山老民錢謙益疏

募修開元寺萬佛閣疏文

我太祖乘金輪以御世嘗稱佛氏之教幽贊
皇綱列聖繼承崇奉不替三百年來華夏又
安戎狄賓服華嚴世界涌現於閭浮提何其盛
也神廟之末泰西狡夷竄入中夏蟻聚螺傳
久而益滋士庶惑其教者敢於背違祖訓毀
棄佛像甘爲左食侮言之徒未幾而羯奴叛蓮
妖興生民塗炭王師在野刀兵之禍迄今未艾

幸有興嗟於被髮邵氏致感於聞鶻西教之來
識微之君子不能不爲之三歎也今年奴越畿
輔躡山東血肉狼籍骸骨撐柱蓋燕趙齊魯之
間旁趨倒植背佛乘而崇西教者多矣宜其及
也開元寺僧海能慨寺後萬佛閣久圯以修復
爲已任吳君子張異度徐九一皆感其精誠爲
之唱導而屬余以一言先之余惟今天下奴寇
交訐淮海震動而吳中獨不受兵此聖天子
之福力也亦佛力也然西教之浸淫闌入亦有
年矣釁生而孽牙不可以不備開元建自赤烏

石佛因緣宣布於震旦於斯地也作危樓傑閣
供養諸佛爲人天之眼目士庶瞻禮見像起信
其必能仗金剛力墮彌戾車我知西教不崇朝
而滅熄矣予以仰祝 萬壽寧風旱彌刀兵俾
吳中永爲樂邦佛國而海內重覩金輪之盛豈
不休歟昔僞吳張氏改易開元臥佛爲立佛吳
中脊脊不寧國初重建臥佛有時和年豐之瑞
開元居郡治之坤方其興圯修廢於郡國形勝
不可謂無關也余願吳之君子慨然布金俾不
日成之可矣

北禪寺興造募緣疏

吾郡之北禪寺卽唐之乾元寺皮陸集中所云
戴宅蓋戴逵與其子顥捨宅爲之宋祥符中賜
名大慈講寺其詳見於顧逋翁趙子昂記中本
朝興圯不一隆慶萬曆之間三空恩公量虛惠
公野懷果公相繼住持三公之後有熙遠胤公
深修五定淨持七支盡力宏護以起廢接衆爲
事而屬余爲唱導之文余惟今世法幢倒折魔
外盛行波旬之屬儼作導師師子之蟲推爲龍
象聳聚聳而擊鼓瞽扶瞽以拍肩黎丘之奇鬼

殺人子而不疑西土之迷夫失已頭而狂走佛
法之凌夷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惟茲古寺肇自
乾元是法珣法藏二公之所以闡台教也是淨
梵法主之所以演法華也是東屏澄炤諸老之
所以弘講席也居今之世而欲樹末法之津梁
救衆生之狂易非反經明教遵古德之遺規其
道無繇也夫佛法如大地之載衆生從地倒者
須從地起經教爲藥草之療百病中藥毒者還
用藥攻知假子之非真則真子故在黎丘之鬼
禍自銷識迷頭之非我則明鏡了然若多之狂

性立止窮冬凜冽咸借庇於復陶儉歲饑饉均
待命於良稷胤等發願興復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凡我善信共葺勝緣風樓月殿溯寂公禪坐
之時金磬貝書似皮陸談經之日重耀昏衢之
燭盡隳彌戾之車不惟珣梵諸老衣鉢嘗新抑
亦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矣

募建表勝寶恩聚奎寶塔疏

茲塔之建也故觀察觀復蕭公大發誓願力任
仔肩自哲人有摧木之嗟而寶地乏布金之助
經始垂及廿載量工僅逾四成厥維艱哉嗚呼

唏矣原夫觀察之造塔願力固歸元於佛事緣起實發因於彤家語佛法殆書海墨而不窮論彤家乃留更僕而可數蓋邑之有來脉也自沙山而顧山而虞山而縣治結焉邑之有朝水也自曹湖而宛山而華蕩而州蕩而環流聚焉兌龍結則巽維之體勢宜高客水朝則城口之關闌欲緊乃今平沙鋪展分支徑落馬鞍流派奔騰順勢直趨婁水縣治已結無層拱疊衛之形水口長流寡磅礴縈紆之勢山自西來者既抱我而復去水之東下者欲顧我而不留是以罔

有所鍾我不能審其所會而支有所止彼反得乘其所來屹彼浮圖奠茲巽位內可以朝揖縣治外可以攔截衆流移主客反背之情成龍虎回抱之局在昔東西灑澗卜雒所以契龜陰陽流泉居岐於焉相宅又况托因緣於像教表福德於法輪者哉乃者畚築弛工登馮輟響樹網侵凌於鳥鼠雕角穿穴於兩風未能符儀鳳之祥抑且犯青鳥之忌何也巽爲文章之府塔有卓筆之形人言卓筆無鋒當主文星缺陷且入城而瞻塔猶坐堂而視檻朽木枝撐舉目則觀

戈矛之狀積拱斷爛觀象則應破碎之占是謂
勢吉而形凶法當趨全而補缺年來白茆淤塞
七浦奔趨昔猶或却而或前今則有瀉而無折
譬如千帆競鷺萬馬橫馳違蜿蜒翔舞之經犯
簾劫箭割之讖水局既汗漫莫鎖龍身將阡洩
無餘陵谷之變如斯桑梓之憂曷已矧斯邑夙
稱富庶久際昇平黑白之業橫陳人物之蓄多
有而訛言屏息於邑屋奸軌斂跡於郊圻凡我
邦國之救寧孰非佛力之加被惟茲塔廟號曰
支提用以表勝而報恩亦能滅惡而生善祥雲

蓋覆故知劫火不焚淨土莊嚴定使三災永息
役鬼神而周沙界有若微塵寧風旱而彌裁兵
何殊影響此又人天交贊事理同符者矣謙益
往觀勝因會叅末議久慙病廢莫效涓埃爰有
老人粵惟戴氏甲子齒逾於絳縣晨昏行比於
緇衣載感睟容屢占異夢趣斯塔亟宜建豎不
啻三令而五申囑謙益力爲導揚幾於辟呬而
提耳嗟乎方今紱冕鶴列俊乂鷗飛卿大夫翹
首而分王國之憂都人士拭目而觀用賓之利
惟此比閭之有事宜屬版籍之老民古稱謀及

庶人亦曰詢於介衆管仲求識道於老馬田單
拜小卒爲神君斯佛勅所以下及芻蕘在凡夫
何敢仰辭筆舌伏望巨公大人善男信女觀形
覽勝知鄙言之不爲無稽揆果察因信佛說之
歷然有據共矢宏願大施淨財俾雀離之浮圖
一新烏目之地形增勝三輪涌地何須玄度重
來七寶現前卽是育王出世從上諸佛當共證
聚沙之緣庶我愚公亦允叶移山之願天啓七
年歲在丁卯八月朔日聚沙居士錢謙益疏
書西溪濟舟長老冊子

庚辰之冬余方咏唐風蟋蟀之章修文讌之樂
絲肉交奮履舄錯雜嘉禾門人以某禪師開堂
語錄緘寄且爲乞敘余不復省視趣命僮子於
蠟炬燒却颺其灰於溷廁勿令污吾詩酒場也
獻歲拏舟游武林泊蔣邨策杖看梅徧歷西溪
法花憇鄭家庵濟舟長老具湯餅相勞觀其舉
止樸拙語言篤摯宛然雲棲老人家風也口占
一詩贈之有頻炷香燈頻掃地不拈佛法不談
詩之句不獨傾倒於師實爲眼底禪和子痛下
一鉗錘耳師以此地爲雲棲下院經營數載未

潰於成乞余一言爲唱導余惟今世狂禪盛行
宗教交喪一庵院便有一尊祖師一祖師便刻
一部語錄吟詩作偈拈斤播兩盲聾喑啞互相
讚歎架大屋養閒漢展轉牽勸慧命斷絕同陷
於泥犁獄中披毛戴角宿業未艾良可憫也良
可哀也師能守雲棲家法持戒護生專勤淨業
肯堂肯構爲雲棲荷擔兒孫當魔外猖披之日
隱然爲正法長城天龍鬼神所共護念區區下
院一茅蓋頭於建立乎何有或謂雲棲立法平
穩門頭稍弱其後人未必有豎起脊梁負荷大

事因緣者余以爲不然譬如人家祖父創業重
規疊矩子孫懦下不失爲鄉里善人不至爲惡
劣敗類滅門絕戶也爲雲棲之弱子猶愈於爲
魔外之狂兒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書之
以爲下院募緣序并以諭於世之爲末法金湯
者辛巳仲春聚沙居士書於蔣邨之舟次

追薦亡友綏安謝耳伯疏

同志曰友誼本結于三生今也則亡悲益深于
一旦輒陳微悃仰瀆慈尊亡友太學生綏安謝
兆申少能振奇壯而學道疲精竹素誠菽林之

勞人矢志金湯信法門之爭子乃以命運之蹇
兼之疾疢之凶一領青衫不分生理于場屋半
生白骨終然死客于道涂嗟戰身之一棺何殊
牖下歎藏舟于半夜已隔生前塵尾劇談尋味
齒牙之論蠅頭細字摩娑篋笥之書陳迹依然
新吾安在伏念兆申負氣壯往種性多聞惟其
以俠而兼儒未免借嘆而作佛捨身布髮固肯
爲法而忘軀努目信眉亦多輕死而重氣心依
蓮漏久已種淨土之因緣身入藕絲或恐作修
羅之眷屬在凡夫何從何去惟如來悉見悉知

敢以未了之交情仰証無遮之法會恭惟大覺
早賜證明放嘗寂光攝旅魂于孤圓之白月入
無生忍銷客氣於方熾之紅爐誓願剝塵窮劫
報恩于無量圓融淨穢它生受勅以重來

爲卓去病募飯疏

農山先生學本真儒仕爲廉吏有包函宇宙之
大志而蓋頭僅存其一茅有饑寒溝壑之深心
而量腹不充其數口三旬自笑一飽無時原憲
之固窮貧也非病潘岳之用拙信而有徵嗚矣
富人誰與指道旁之困傷哉貧士終然泣泉下

關壯繆侯畫像贊

惟壯繆侯虎臣國士王封帝號崇我明祀羯奴
蛾賊盜賊之靡游虜木滅惟帝之恥都山鐵刀
東沸黑水長沙銅柱肅鎮南紀陰護金繩陽耀
玉璽佑我至明億萬年只

憨山大師真贊

昔人悼君子之歿以謂深山大澤龍亡虎逝
則變怪百出舞雩而舞狐狌師之化去一紀

于斯盲子據狡狴之坐魔民稱八天之師聚盲
導瞽居之不疑自紫栢雲棲辭世而師繼之法
門龍象靡有子遺則所謂鱗鱗孤狸者何怪其
羣聚而族啼嗚呼巍巍堂堂儼如王之氣宇慈
顏威相恍月滿而雲披繹微言於將絕念記別
之在茲利竿倒却誰與柱楮拜公遺像能無顏
厚而忸怩也耶

清源好德何氏歷世畫像圖譜贊

昔我登朝迨事司空金聲玉色穆如清風退朝
多暇步履相過酌酒切脯寤言來歌我懷司空

藹藹元氣公叔矯時徐公不二我冠委佩國有
典刑樞衣緩帶免園老生皤皤黃髮萋萋宿草
有子競爽蔚爲國寶乃輯譜像乃裝卷軸九京
一堂聚此尺幅我獲拜觀退而聳然如見眉目
如聞話言人亦有言七世觀德惟茲世家譬彼
故國原廟再修寢園或毀展如斯冊圖像有煒
猗與司空源遠流長龜山之謠百世有慶在漢
征和祥刑格天帝錫符策以授比于我頌好德
亦天所予作贊代簡敬告策府

王氏世德贊

客游吳入昌門游塵市囂與高樓閣道相上下
其中無逸民高士之居也望而知之出閭門可
三四里去綵雲橋百步有宅一區黃土築墻蓬
蒿綴屋夾窻疎櫺明淨可數有人補衣苴履讀
書咏歌聲出金石者王人鑑德操也余過訪德
操讀吳叅議文仲所述世德敘德操四世一身
皆持齋斷肉泊然如老僧卜隱于斯者百有餘
年矣余閒居訪求吳中舊事勝國時有俞琰先
生隱居南園著書讀易而琰之子仲溫仲溫之
子楨楨之孫嗣之皆隱居尚志楨爲都昌令未

期月解官食貧蓋亦范史雲之流也今王氏亦
四世矣後之人有習于吳之故者其亦可以附
俞氏之後與余觀俞氏家集名人遺老若陳子
平鄭明德陳叔方于壽道諸公之詩文皆備載
焉而王氏之序世德者則文仲一人而已今吳
中所謂文章家者壇坫相望于謁走其門碑版
炤四裔往往而是文仲前輩名家詩筆爾雅吳
人以爲東家丘未嘗過而問焉德操表著先德
不走集世之炤炤者而惟文仲之求斯可感也
唐人有齋持金帛求牌版於王縉者昏夜扣摩

詰之門摩詰笑應之曰大作家在彼繇昔視今
亦可爲一笑文仲序述後又二十年而德操屬
余繼爲之贊贊曰

臯廡不存樂園已荒天隨往矣把菊不芳太原
四世石礪七葉德園竝游竹素相接吳俗囂囂
吳文靡靡巢車載塵緇帙盛矢蕭然斯編如水
中月文心道韻千秋可掇

鄭仰田高士真贊

其爲人也蓬頭突鬢垢面跣足行及奔馬健如
黃犢貌王公如僮兒視禮法如桎梏其爲術也

雜物撰德節解鈞連東方之射覆管輅之占候
趙達之算箸隗炤之書版縱橫穿穴於一點一
畫形聲指意之間嗚呼仰田今其逝矣有謫而
來限滿而去化白蜺以小別乘青牛而蹇駐謝
緱氏之時人宴幔亭之親故爲我寄空中之書
安知其不且暮遇之也

張元長真贊

與之居隱几而引鏡不見天日與之行拍肩而
扶杖不辨徑術嘗試與之布席而坐更僕而語
其深譚雄辨可以炤秦宮而燭水府也其微詞

妙義可以登毫楮而視懸虱也攬世界於一掌
圍八極於寸眸雖有離朱之明固將爽然而自
失也斯人也韓子所謂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以
天眼觀之其殆無目而視證入圓通之室者與

張異度真贊

張世偉異度吳郡松陵少負雄駿好直言危行
幾陷羅網以此有聲被服儒素栖遲泌水自命
爲老生公車辟召稱疾不就屏貴遺榮郡國有
大事就而問焉其言明且清葑門之教授南園
之著述庶矣齊名友人錢謙益稱其風節足繼

東京年七十餘歸如魯靈光爲鄉先生

劉西佩僧相贊

以爲非僧僧相宛然以爲是僧僧在誰邊儒衣
僧帽筆床應器一彈指頃現去來世破琴無弦
甕書有跡夢中了了覺時已失君往來之誰與
證者覆蕉之中古松之下

御史族兄汝瞻畫像贊

顛顛昂昂應鍾大呂不吳不敖不茹不吐斯其
執法西臺巡方齊楚橫秋風於鐵冠肅霜威於
繡斧者與委委佗佗開顏舒眉倦扶靈壽醉倒

接離斯其投老自放天解馬羈窮園林之勝事
樂鐘鼓於清時者與望之如霧雨之豹卽之如
晴天之鶴軒豁呈露譚笑大噱愁人爲之解頤
病者可以已瘡余每當左絃右壺輒愾然而三
歎恨斯人之不可作也

瞿元立畫像贊

有序

公之生平少保福清公誌及余傳備矣公邁會
家難忼慨立節故其眉宇溫然栗然會不可以
犯干少無子弟之過長有長者之言故其視卑
其息深退然有以自下國論之糾紛人才之變

衰居恒愀然以咨愀然以惜故有勞人志士蒿
目憂世之容讀書譚道假年窮老隱囊在前蒲
團在後故有儒生衲子秀羸戍削之色太史公
有言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之圖公者像也而
豈遂能貌公也哉公往官兩都與會于健于中
甫丁右武諸君子游清譚緩步高自標置于時
以爲俊流至有圖之絹素者公狀貌短小而右
武眇一目公呼右武君子右武亦呼公丈夫右
武嘗謂公元立長不滿六尺而氣雄萬夫公應
之曰右武目不具二睛而見空千古公嘗與余
言以爲歡笑因贊公像及之前輩風流猶可思
也贊曰

有美瞿公金帶朱衣我儀圖之是耶而非薰然
而春凜然而霜憂國攢眉撫已循墻公之形似
畫莫能圖可想像者山瘠澤癯襲其章服易以
布素書囊禪版庶得我故聲咳猶在世事已陳
我思典刑慟彼虎賁拂拭絹素永言企之茫茫
九京誰其起之

宋主事畫像贊

天門峩峩一夫九首君折其角負創以走皇

明天咫洞燭滿闌以此幽繫當彼寄館詩書絃
誦優游尚羊月臨貫索風動琅璫遇坎不慄出
陷不喜雪泥鴻爪適然而已君之興會寄於此
君兔起鶻落舒煙卷雲世間風雨如一小劫不
見此君改柯易葉怒而偃雨喜而笑風渭濱千
畝在其胸中

傅右君畫五老石戲贊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興妖作怪著甚來繇此五
老人不會佛法無頭無面誰扣誰答鑪峯藹藹
蓮漏遲遲歸然五老遠公之師

題滕公遜像

我坐鈞黨歸于司敗追捕飲章銀璫繫械天地
爲籠白日荒荒聚觀嘆息夾道負墻君獨奮袂
相送入獄雜彼僂從襲我囚服紛紛朋舊我我
冠冕豈無頸縮亦有顏腴彼丈夫哉弱不勝衣
我觀畫像激而贊之

戲爲廣陵張李二生小像贊

出則連騎而遊居則共茵而坐喫張公之酒難
辨醉醒戴李家之帽孰分爾我之二豪者侍劉
靈之側我知其不爲螟蛉與螺贏也

張中吳真贊

貌何蕭閑人本儒素畜刀圭以活人能起捐瘠
揮千金而急難如棄涕唾人高其輕世肆志我
憎其離鄉去故嗟乎飲宜城之酒何如炊長腰
之米釣槎頭之鱖何如烹四腮之魚遊冠蓋之
里何如傍言公之盟壇近豬蘭之橋何如訪採
藥之舊居歸與歸與我願與子煉銀筒發丹井
招神翁而尋慧車也

莊樂居士命工采畫阿彌陀佛丈六身形
相殊妙普勸道俗造傑閣以安之欲使見

聞隨喜禮拜讚嘆各乘願力往生安樂聚沙
居士謙益歡喜踴躍謹再拜稽首而作偈曰
稽首大慈父南無阿彌陀念佛生西方佛口無
誑語我觀一番紙舒卷二丈餘膚理如白疊潔
淨不容唾居士請畫師畫作丈六身如是三十
二百幅莊嚴相八十隨形好一切皆具足能於
牋紙上涌現佛形相當知衆生心具足諸佛故
畫師作繪事幻出諸形像山河及大地鬼魅與
牛馬今此善畫師改技而畫佛丹黃五采色化
爲佛光明而此一畝宮山林冢墓間或爲尸陀

林狐兔之窟宅或造市廛屋淫坊屠沽肆彈指
成樓閣供養阿彌陀恍如兜率宮下移人間世
此地垢穢相今復在何處穢土轉清淨變現亦
如是我悲世間人念佛求西方口口阿彌陀心
心不相應念佛求慈悲心毒如虎狼將錢放魚
蝦見人却吞噉念佛求淨土心穢如糞土爭名
又奪利蝓蛄轉丸中念佛求極樂心中大苦惱
猛火然膏油煙焰徹腦髓念佛勤禮拜捨身爲
弟子欺君傲父母齟齬如仇讎念佛懺罪過懺
已旋復作懺作相循環如撒捕魚網愚人顛倒

見仗佛作罪愆却如西方國乃是逋逃藪又有
狂易人妄認罪福空撥無淨與穢橫作諸惡業
直待大期到臘月三十日憑仗一聲佛撒手西
方去豈知眼光落有口開不得譬如作惡人造
下彌天罪家藏大誥書罪發求減等罪大法令
嚴畢竟饒不得作惡求生方亦復何異此我思
維摩詰金粟古如來心淨佛土淨亦是佛口說
直心是道場慈悲方寸母諸惡切莫作衆善須
奉行在家及出家士農工商賈箇箇腳根邊自
有西方路作善勤念佛自然得往生如人好眷

屬大家團欒住作善不念佛佛亦來接引如路
遇好人面生亦歡喜世皆勸念佛我亦念佛者
南無阿彌陀我今念佛竟

慈門上人書華嚴經偈

慈門上人寫華嚴經八十一卷一畫一佛自一
畫起乃至多畫如海中沙如空中雨而所念佛
作妙音聲億千萬畫無錯亂者字畫無量佛亦
無量一畫一聲不可算數而此一畫含攝多畫
億千萬佛具一畫中寫經用手念佛用口口手
二相開遮歷然而彼上人不知不我我身亦無

誰用手口我無有手誰寫經者我無有口誰念
佛者手亦能念口亦能寫手口互用無有分別
我聞是經佛口親說佛於衆生如一父母佛身
是骨經典爲肉而彼上人誓報佛恩我骨卽佛
我肉卽經坼骨剝肉供佛與經亦無難者而况
手口坼骨還佛剝肉還經我身手口尚復何在
此佛與經如我手口了不可得而况種種福田
利益人天福報如空中華如夢中事此何以故
無寫經故無念佛故無獲報故是真寫經是真
念佛是故上人應如是觀有一居士錢姓謙益

作是語已而還其經

造大悲觀世音像贊

女弟子河東柳氏名如是以多病故發願捨財
造大悲觀世音菩薩一軀長三尺六寸四十餘
臂相好莊嚴具慈愍性奉安於我聞室中崇禎
癸未中秋大悲弟子謙益焚香合掌跪唱贊曰
有善女人青蓮淤泥示一切空疾病蓋纏非鬼
非食壯而相攻歸命大士造大悲像瞻禮慈容
我觀斯像黃金塗飾旃檀斲礮猶如我身四大
和合假借彌縫云胡大悲紺目遍炤地獄天宮

母陀羅臂屈信爬搔億劫撈籠而我一身兩目
兩臂兀如裸蟲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呼天告窮
以是因緣發大誓願悲淚漬胸因愛生病因病
懺悔展轉鉤通是愛是病是大悲智顯調伏功
我聞之室香華布地寶炬晝紅樓閣涌現千手
千眼鑑影重重疾苦蠲除是無是有如楊柳風
稽首說贊共發誓願木魚鼓鍾劫劫生生親近
供養大慈鏡中

外傳... 卷八十二

封妻大... 中

昔者... 其... 以... 故... 且... 且...

千界... 重重... 故... 故... 故... 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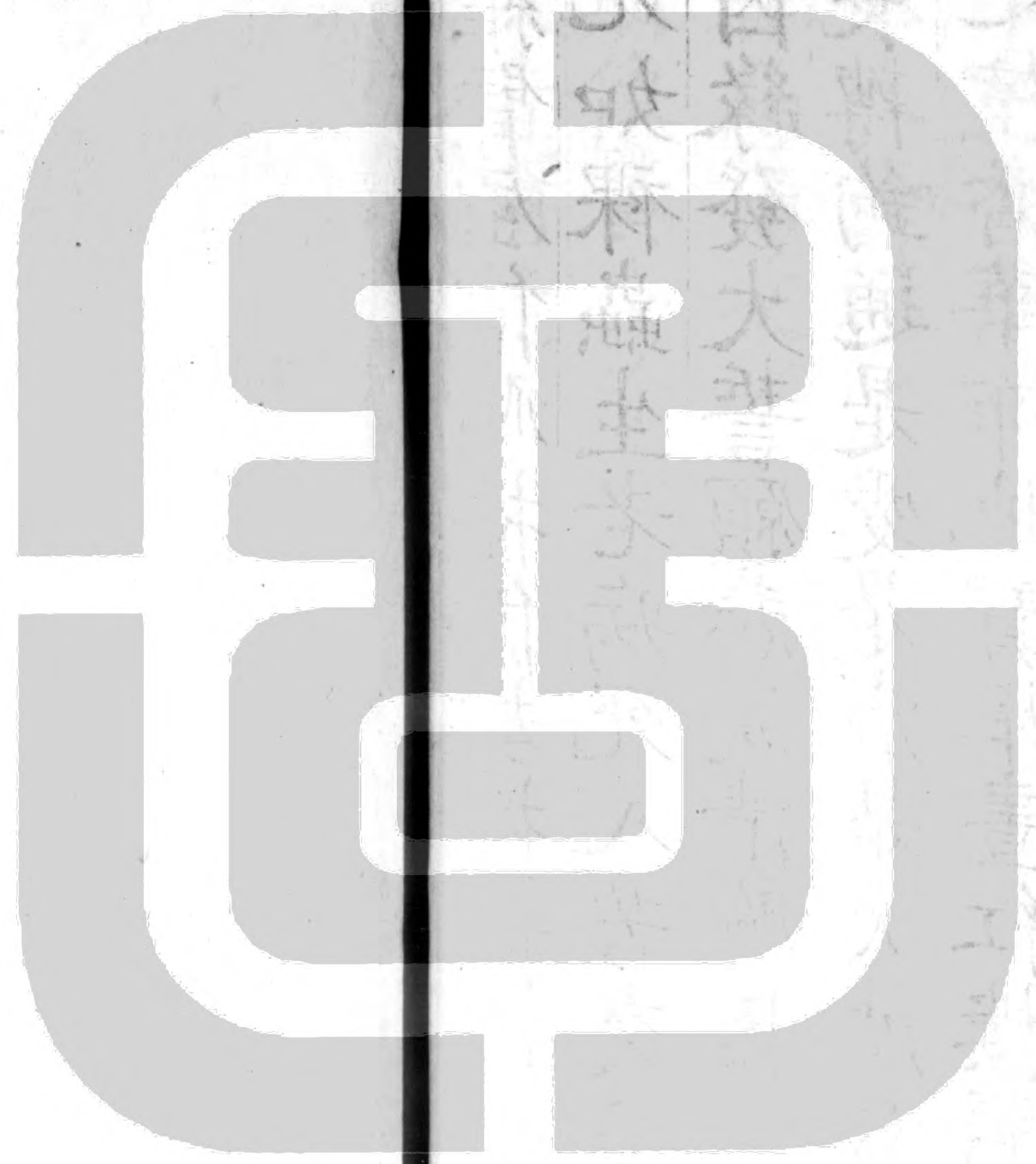
其... 故... 故... 故... 故... 故...

其... 故... 故... 故... 故... 故...

以是... 因... 故... 故... 故... 故...

兩... 故... 故... 故... 故... 故...

其... 故... 故... 故... 故... 故...



程